

e ISBN 978-967-17212-8-5



9 789671 721285



一场“新冠”风暴袭来
将原本亲近的人分开
于是 芯片大量生产
电路无限延展

将你和亲爱的人 联系在一起
再遥远 也毫无距离



第十七期

泼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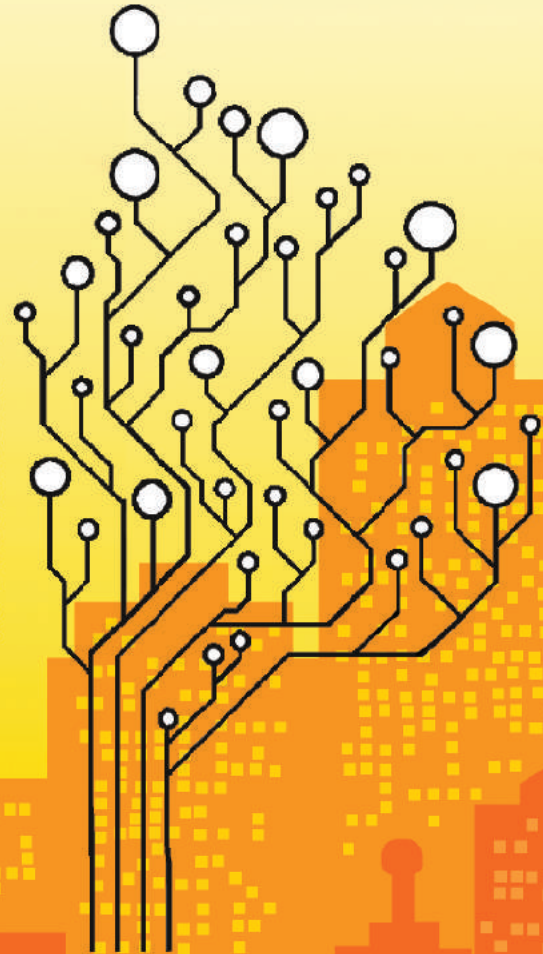
2021

韩江传媒大学学院
中华研究院出版



近而远之

《泼墨》第十七期



韩江传媒大学学院
中华研究院

韩江传媒大学学院中华研究院发展逾廿年，以培养本地的中文人才、提供中国传统文化和语文训练、发展本土华人社会研究、提高本区域的人文素养为目标。鉴于此，本院的课程设置及教学内容，既有中国文学、语言、文化、历史、思想等课程，同时纳入本土文学与文化课程，力求多元化、专业化。本院注重教学立体化，理论与实践并重，通过撰写论文、田野调查、报告、讨论、多媒体、活动、表演等方式，寓教于乐，教学相长。



近而远之

《汲墨》第十七期

韩江传媒大学学院师生合著

第十七期《泼墨·近而远之》编委

Editorial Board of Po Mo: Jin'er - Yuanzhi

顾问老师 Advisor	: 陈好佳 Tan Tze Chia
主编 Chief Editor	: 蔡俊杰 Chai Choon Keat
副主编 Deputy Editor	: 龚政霖 Kong Zheng Lin
文书 Secretary	: 洪可荔 Ang Ke Lly
宣传 Publicity	: 刘赐惠 Lew Shi Hui
文编 Text Editor	: 黄永进 Ng Eng Jin
美编 Graphic Designer	: 张欣儿 Cheang Yen Yee
排版 Typesetter	: 陈颖洁 Evelyn Tan Ying Jie 李铠仪 Kerry Lee Kai Yee
校对 Proofreader	: 黄敏燊 Ooi Been Shen 黄柔韵 Ooi Jo Yun
出版 Publisher	: 韩江传媒大学学院 Han Chiang University College of Communication
电话 Tel	: (+604)2831088 Ext.312
电邮 Email	: enquiries@hcu.edu.my
地址 Address	: Jalan Lim Lean Teng, 11600 Georgetown, Pulau Pinang
出版日期 Date	: 2022 年 1 月 17 日 January 17th, 2022

eISBN 978-967-17212-8-5

版权所有 • 翻印必究 All rights reserved

Perpustakaan Negara Malaysia

Cataloguing-in-Publication Data

泼墨：近而远之 / 韩江传媒大学学院师生合著 .

Mode of access: Internet

eISBN 978-967-17212-8-5

1. Chinese literature
2. Chinese poetry
3. Chinese essays
4. Electronic books

1. 韩江传媒大学学院师生合著

895.1

序 / 中华研究院院长 杨金川博士

“近而远之”对“敬而远之”的化用。《论语·雍也》说“敬鬼神而远之”，对“新冠病毒”非“鬼”非“神”，较之“鬼神”更为可怕，当“敬”而“畏”且须远而远之，不可有一丝松懈。

宋玉《神女赋》说“意似近而既远兮”，新冠病毒肆虐以致校园沉寂了将近两年，对校园生活的向往，对课堂嬉笑的期待，不知何时是止，心向往之，心向往之。

疫情的当下，彼此远在四方，却近似眼前，影像的投射是对彼此的认识，但见其脸庞而不知其形态，乃至闻见其声，而不知其人。“刷脸”不仅冲刷了印象，期许还冲淡了记忆和深切的情感温度。

本期《泼墨》以“近而远之”捕捉“前疫情”及“疫情中”到“后疫情”的观察、体悟、感受，为即现而逝的惆怅与无奈，留下即时的记载与表达。

本期编委的编纂工作可谓空前挑战，同学之间的联系看似“近”却很“远”，同学们之间的感情看似“熟悉”却很“陌生”，以符号作为沟通，那份温度似乎难以达意，以致在征集文稿的过程中艰难万分。

距离远，情当近，以文寄情，是每一期《泼墨》编委的坚持。

《泼墨》不仅仅是文字，更是一份记忆，承载着每一届中文系同学的回忆，有人参与其中，有人共同见证，有人遥遥望之。

感谢编委的坚持不懈，拼尽全力，为我们呈现与保存了中文系师生当下的思与想。

目录

【散文】

时间无痕？	吴风航	1
熟悉又陌生的夕阳海滩	杨捷	3
远航者	龚政霖	6
“距离”之得失	蔡俊杰	10
疫情下的大学生活	无镜	12
疫	林美静	14
我的抗疫英雄好友	洪欣盈	16
疫情所带来的距离	洪欣盈	18
与朋友之间的距离	陈颖洁	20
佳弦二部曲	上官旋凤	22
家	魏伽伽	26
我藏在记忆深处的朋友	无镜	28
捅破那层宣纸	卓彤恩	33
残荷落日	卓彤恩	37
家乡淡边	邬慧颖	40

【诗歌】

Is Too Late	金睿瑜	42
看了一眼后的思念	金睿瑜	44
置顶	金睿瑜	45
飞出家园的花蝴蝶	金睿瑜	47
浪淘沙令·黄花落	蔡俊杰	48
屏中人	蔡俊杰	50
夜	星雨露	51
我们	星雨露	52

距离	星雨露	53
生	星雨露	54
瘾	星雨露	55

【小说】

养猫	邬慧颖	56
时光之寂	龚政霖	59
红龟粿	蔡俊杰	68
死神	洪可荔	74

【摄影】

【学生摄影作品】

曙光	刘赐惠	79
雨水	命运的背叛	80
孤街单道	兆烨	81
风景	陈颖洁	82
水天相接	日尧化十	83
思考熊生	日尧化十	84
倒挂金钩	日尧化十	85
绿灯亮起没人会停下	权	86
不管是鸡还是蛋都注定被食用	权	87

【讲师物捷摄影作品】

摄影作品文字介绍	88
檳城风情篇章	89-97

韩大学生校园生活篇章

98-103

编后语

蔡俊杰

104

我们的“云刊物”

陈舒佳

106



时间无痕？ / 吴风航

在泰国农业大学中文系工作了三年余，这是一段难忘的旅程，与部分学生建立了很好的师生关系。两国的距离不远，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没办法到泰国探望他们，距离真的会让人与人之间变得生疏？

多年的留学生涯，经历过很多次在留学时感情很好的朋友，由于长时间没联系，最后变成社交媒体的“朋友”——既不打招呼，又没有任何的互动，他的存在只是证明了你的“朋友圈”有多广，实际上“他”仅仅只是填在“友谊”栏上的一个数据而已，就像是在网络上经过你身边的一个陌生人。这种事情一直在循环往复地发生，致使我每离开一个生活了一段时间的地方时，就会情绪低落一段时间，因为我知道，“曾经”关系要好的人又要转为关系栏里的其中一个“路人甲”了。在泰国工作的时间不长，却感受到他们待人真诚，又是该说再见的时候了，心里很难不想起过往不好的回忆。

在离开泰国之前，就对交情较好的学生说过“回国之后，我会很怀念在课堂上与你们相处的时间，还有聚会的欢乐时光，因为很快我们就会成为熟悉的陌生人。”他们根本不会相信我的话，说话的眼神就如同平日在课堂里不想去思考我提出的问题一样，他们不会去思考“感情”的“药效”有多持久。不是因为他们不相信我的话，而是因为泰国人是很重感情的，所以才会出现其他国家少有的尊敬老师的品行，他们认为和老师的感情会一直保持着。听了这种颠覆想法的话之后，他们的回答是“我们肯定不会忘记老师的！”然而，感情是敌不过时间巨轮的，我们并不能把时间锁定在欢乐的时刻，反而会因为随着光阴的流逝而渐渐感受到人与人的距离越来越远，长时间的分隔，各有各的工作，加上联络的时间少了，即使感情要好也会像止不住的水流奔流不复回。

年底，回国后不久，新冠病毒就爆发了，本以为半年就可以把疫情控制

下来，有时间再抽空去泰国找学生们。然而，等到的却是“第二波疫情爆发”、“第三波疫情爆发”、“第四波疫情爆发”、“变种病毒入侵”等让人绝望的消息！疫情结束的日子似乎不会在短期内到来，反而是感染人数创纪录的新闻频频上了新闻头条。

疫情期间，和泰国的学生联系少了，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想起我说过的那句话。但是我确实一直把这句话藏在心里，所以在回国的初期，还常常主动的找他们在社交媒体上聊天，分享生活的点滴，在网上互动，知道对方发生的事情就会有许多话题。然而我确实低估了“时间”的威力，只要过一段时间不联络，之前努力维系的“感情”，就会像花朵盛开至凋谢般快速，当我们还未来得及欣赏花儿的璀璨，眨一眨花儿就已经凋落。本来还有“一群”学生聊天，过了一段时间就剩下“几位”，再过一段时间就变成收到对方的问候就像得到惊喜的礼物一样了。

不知道泰国的同学们，是否还记得我说过会变成“陌生人”的话，但是这种事情实实在在地发生在我们身上了。其实，让我们产生变化的不是“时间”，而是“疫情”，如果不是疫情的关系，我与泰国的学生会定期的往来，他们在我离开泰国前说过会到马来西亚找我叙旧，我也答应会回到泰国旅行。然而谁也没想到新冠病毒留念人间久久不舍得离去，还繁衍除了各种威力强大的变种病毒，新冠病毒就像一种阻隔器，阻挡了人与人的距离，阻挡了人与人的感情，阻挡了人与人的会面。

在病毒肆虐期间，也是人与人感情的考验期，经得住“时间”考验的感情，就会陪伴着一辈子，经不住考验的就会成为普通朋友。虽然与泰国同学不长联络，然而有的学生在为数不多的通话中说过，只要疫情结束就会过来找我，重感情和珍惜感情的人，注定会拥有陪伴他一辈子的感情。

最大的愿望是新冠疫情快点结束，回复正常生活，同时也希望长时间没办法见面的泰国同学照顾好自己，见面时大家健健康康！

熟悉又陌生的夕阳海滩 / 杨捷

我住的小区与连接槟岛与大陆的海峡只隔一条马路。站在阳台上便依稀可见横亘在蓝色天海之间的槟威大桥。其实，下楼走到海滩还不到五分钟的时间。可平日里，懒惰的性格却让我却宁意坐电梯到 22 层的顶楼去眺望海，也不愿下楼去海边走走。到底是距离产生美的想法在作祟，还是纯粹两条腿犯懒，我自己也说不清。

近日因行动管制再一次居家隔离。失去了自由，外面的世界忽然变得充满了吸引力。日复一日站在阳台上眺望远方，心里总想着找各种理由出去走走。下午五点多，夕阳金色的光线刚刚开始在下方的树叶上起舞，我忽然想起了此刻海边习习的海风和白色的海浪。虽然行动管制不允许人们四处乱跑，可楼下近距离的地方并没有严格的规定。于是，那片海滩忽然变成了我的马尔代夫。拿起相机去海边散步吧。说走就走！临出门前我还不忘准备一壶热咖啡带上。记得上次去的时候，一望无际的海滩上没有一个人。我想像着此刻应该可以抱杯热咖啡坐在夕阳西下的海边，任海风吹乱我不长的头发，静静欣赏夕阳下远方的槟威大桥……这如电影片段一般的画面让我好像打了鸡血般兴奋不已。健步如飞地向楼下奔去。久不出门的心情好像一只放风的小狗，欢喜的只剩下没有在地上打滚了。

还没走到海边，远远就发现很多骑自行车和跑步的人来来往往。再走近一些，海滩上竟好像热闹的集市，处处都是人。今日恰逢退潮，许多马来人正在退了潮的湿地上挖贝壳。一个老爷爷的面前已经翻了差不多三、四平方米的沙地，几个年轻人好奇地跑过去和老爷爷聊天，估计在问着他今天的收成如何。爷爷身边光头的小孙子兴奋极了，大声唱着歌在泥地里跺着脚跑来跑去，他手舞足蹈地踩着泥，恨不得把泥水溅自己一头一脸才高兴。爷爷在旁边和年轻人聊着天，理都没有理睬小朋友的“疯狂”举动。另一边，一个戴头巾的肥胖妇女甚至还带了椅子坐在湿地中间，一只手拿着小铁锹

用力地挖着泥沙。阳光下，她的脸上不时因为挖出一粒粒的贝壳而显得喜不自胜。那妇人身后不远处，一个年轻人半个身体泡在海水里抛洒着渔网，另外两个走过来看热闹的人也顺便帮他拉起了网。他们仿佛旧友般说说笑笑地拉着网，马来人天性中那份自然、随和在这里显露无疑。

靠近岸边的干沙地上，几个金发碧眼的母亲带着孩子们铺了凉席在沙地上享受着此刻落日的清闲。两个女人半躺在席子上聊着天，根本不在意身旁的小朋友是不是把泥沙弄得满头满脸。而两个小朋友一边大声的用英语喊叫着，一边忙着制作着沙堡。旁边还不时会有穿着紧身衣的华人开始了傍晚的运动……站在如此热闹的海滩上，我那些被海风吹拂着的孤寂而美丽的浪漫画面早已像阳光中的美人鱼一般化作了泡影。

没了独享孤独咖啡的机会，那就拍照吧。虽然心里多少有些无奈，可谁又知道这样不是更好的安排呢。我把咖啡壶扔在海滩上，挂好相机开始四处闲逛，寻找眼中心仪的画面。镜头里，金黄色的夕阳和海滩还有散步的人们不觉中又有了另一番不同的味道。虽然我们有时候会痛恨人类的贪婪将自然世界破坏的体无完肤，可我又不得不承认天地间如果没有了人的点缀，再辉煌的自然景观都缺少一种韵味。人的存在不仅仅是生存，他让这个世界充满了一种存在的意义。然而人需要懂得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分寸，懂得在索取的同时也要关爱这个我们赖以生存的蓝色星球。

走在湿地上，我的拖鞋和脚完全被裹满了海里的稀泥，很难前行。干脆，我甩开了拖鞋，像刚才那个开心跺脚的小朋友一样赤脚在泥沙中享受起孩童般的乐趣。我用脚挖出想要逃跑的小海螺、小螃蟹，仔细看他们怎么从我的脚趾间逃跑。走路时因为泥沙太软，脚上的泥水甩了一后背的泥，我也无所谓。瞬息间，我忽然懂得了那个小朋友为何踩着泥水如此开心。

不常来的海滩，竟然有我完全意料不到的美丽。跑累了，我把鞋子和脚全部埋在了干的沙地上，一屁股跌坐在沙地上欣赏起沙滩上形形色色的画面。一个穿着五颜六色衣服的马来小朋友看到了我的相机，好奇地向我走了

过来。她的头发被妈妈扎了一个朝天髻，黝黑的皮肤衬得她一双大大的眼睛格外明亮。我拿起相机假装要拍她，她吓得一下子跑到了身旁姐姐的后面。我吓唬她：哈喽，我要拍你咯！她赶紧跑过去拉旁边的妈妈，却又不喊不叫。孩子的爸爸妈妈自然知道我在逗孩子玩，大方自在的笑着和我打起了招呼。我也自在的同他们笑笑，挥了挥手。在马来西亚的三大种族中，马来人最是随性。认识不认识都会随意地打招呼或者聊天。这家人继续散着步慢慢从我身旁走过。那个小朋友还不放心，一边拉着妈妈的衣襟跑，一边还不时地回头看看我。她妈妈笑着拍了拍她的头。夕阳在她的身后慢慢化作了一片艳丽的玫瑰紫与她的花衣服融成了一色。

远航者 / 龚政霖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到屋子后面的便利店购买日常用品这件事被我冠上了“好远啊”的评论。这个理由，足以让我打消无数次想买零嘴的念头。我对于远、近和距离的概念，随着呆在家的天数越久，变得越来越“宅”。

在新冠之前，我一天单单驾驶的距离就已经接近 50 公里，步数也平均在 4000 步上下。然而如今我已经有好几个月没碰到驾驶座了，每日的平均步数也缩短至区区 2000 上下。我对于“远”的概念也产生了改变，两年前我认为“远”就是要花费一个小时或以上的车程才能抵达的地方；现在我认为只要是出门就已经属于“远”的范畴。尤其最近不知从哪儿来了一只猴子在住宅区捣乱，我更是连自家的院子都不愿意踏出一步。

打开手机一看，各种社交媒体的通知永远都是在 99+，我完全提不起劲去看；在这么多的来信通知里，属于朋友来信通知的却是一个都没有。我这时才察觉，我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不和朋友们聊天了。全世界似乎成了一个很遥远的存在。这一年多来，我的活动范围只有房间—客厅—厨房—院子，与世界的距离也似乎随着变长、变远。

即使如此，我只要一打开电视机就能接收来自全世界的新闻，只要打开电脑就能收看来自地球另一边的直播节目，这些应当是非常遥远的资讯，对我来说却是如此靠近，只需要手指在不到平方 150 厘米的触屏上点击就能接收到。每当有快递人员来到的时候，我不禁好奇，对于他们来说，“远”是怎么样的一个定义呢？是一个数字，还是一个感觉？

我觉得世界好远，可是有次在看着阳光明媚的院子时，我想起了一个小常识：阳光从太阳要抵达地球需要花上八分钟的时间。光，是我们的宇宙里速度最快的存在，但是即使是它也要花上八分钟才能抵达地球。我们现在所看见的阳光，我们往往都觉得是太阳“直播”到地球上的；而实际上，

这中间其实有了足足 8 分钟的延迟，只是我们察觉不到而已。假如我们把视角放大来看，在宇宙阶级的规模之下，地球上的一切突然就显得不怎么远了。

地球与月亮之间的距离足足有 384,400 公里，当初阿波罗 11 号里的宇航员（其中一位便是首位登上月球的人类，尼尔·阿姆斯特朗）花费了 76 个小时才抵达月球；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在 1977 年发射的太空探测器 Voyager 1（远航者 1 号）的速度是惊人的每秒 17 公里（17km/s）那么快，可是即使拥有这样的速度，它也花了接近 35 年的光阴，才在 2012 年的时候正式离开太阳系。宇宙的距离如此之广，规模如此之浩瀚，地球上通用的“公里”长度单位明显不够用，要用公里作为测量宇宙的单位就像是要用纳米来当作测量地球的单位一样。因此，天文学家用来测量距离的单位是——光年。一光年就是光速一年可以覆盖的距离，然而这也显得有点小，因为最靠近太阳的星星（半人马座 α 星）就已经在 4.2 光年之外。除了光年，天文学家也应用如天文单位（Astronomical Unit, AU）和秒差距（parsec）来测量我们的宇宙。

用宇宙里最大最远的距离来比较的话，地球上的距离突然间就显得不怎么远了。地球的直径是 12,742 公里、太阳系的直径是 2874.6 亿公里、而银河系的直径足足有 105,700 光年。即使我们一生都以光速移动，我们人类一生中能行走的距离也远远不到银河系的 0.1%。从地球上看来，牛郎织女只要走几步就能跨越银河，可是现实中的牛郎织女星却是相隔 16 光年之远啊！

那么，为什么我们依旧会觉得有些东西很遥远，甚至是随意应用以上的天文距离来描述，都不会觉得夸张？我们有时会看到一些语录，或者诗词，例如泰戈尔的“世界上最远的距离并不是生离死别，而是我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心灵上的距离，比起宇宙来，也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暗恋的对象、逐渐疏远的家人朋友、我们的梦想、成绩出炉时那一分的差距，都可以被形容为“世界上最远的距离”。

然而，事实是，即使是“宇宙间最远的距离”，我们也可以在一瞬间跨越，而这个跨越的关键在于我们的一念之间。只要我们愿意采取行动，我们就在前进的路上。也许我们有一位觉得是住在银河系另一端的朋友，只要通过一通电话、一则讯息，不用等一万光年，也许是隔天，或者是下一秒，我们就已经在和他们叙旧、聊天了。现今，在互联网的帮助下，我们与别人沟通的速度更是无比迅速。只要能连接至互联网，我们都能在一瞬间接受或者是发送信息，无论是文字信息、信件、照片、文件、语音信息，甚至是视讯、现场直播等。因此，只要我们愿意行动，所谓“最远的距离”也就消弭无踪了。

距离，除了是一个数字，也可以说是我们心中的惰性。21 世纪的我们，被暴露在互联网所带来的资讯轰炸、强烈的竞争以及无尽的物质追求。种种的因素导致现代人都把生活的重心倾向于物质上的追求，科技的发达也让人们能每日都在更远的地方工作。在新冠之前，我们就已经平均要花费至少一个小时的时间在工作来回的路上。试想想，假设有一天汽车都消失了，人们还能像现在一样到 20 公里或以上的地方工作吗？也许，我们刚到公司打卡，就要准备开始回家了，也说不定。把这段时间都拿来算一算，我们待在家的时间又有多少呢？在这个“待在家”的时间里，又有多少的时间是真正地待在家与家人相处，而不是与手机或电脑交流？我们和家人一天平均说几句话？说的又都是什么呢？

也许，我们会发现我们其实... 与家人并没有如同我们认为的那么亲近。我们的生活中有太多的东西正在努力地吸引着我们的注意力，而我们的时间就这样一点一滴地被分散到这些琐碎的事物上面去。生活中许多东西都譬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我们并不像远航者 1 号那样处于宇宙的真空，生活总是会如同大气层中的摩擦力一般，慢慢地拖曳着我们，磨损着我们的意志力；我们也往往在不知不觉中慢慢地疏忽了我们身边的亲人，在生活的漫漫长路上迷失了初心。

说到底，距离也只是一个数字。也许有些距离是无法用数字来描述的，

但是，假如我们不踏出第一步，那个数字也不可能会减少。除非你正在以光速移动，时间的流动是不会因人而异的。一秒的定义是永恒不变的，因此最大的差别在于你是否正在前进着。跟发射火箭一样，第一步永远都是最难的。但是，无论踏出第一步会怎么难，也不会难过发射一枚火箭吧？当火箭开始发射后，便是已经在前进的路上了。我们应当像远航者 1 号一样，孜孜不倦地前进，即使遇上如木星和土星这两个引力强大的星球试图让我们偏离轨道，也应该反过来利用它们的引力为己用，而不是臣服。只要我们能坚持前进，无论是多大的距离都能跨越。总有一天，我们的远航者必定能抵达它的目的地。

“距离”之得失 / 蔡俊杰

我什么时候，不再和故友交流？不再关心国内消息？甚至失去理想？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如此的思绪和想法，说起来复杂。若要娓娓道来，不妨以零碎的记忆向各位细说其详，反正长期藏在心里也不是件好事。说起来不难猜，相信诸位都明白，在这段“特定时期”，我们无奈之下过着如同被束缚一般的日常生活。起初的我是抱着乐观的心情去看待，希望国家能控制这场灾难，让民众重新回到以往的日常生活。结果如我所愿，真的控制下来了，我那时候的心情如同成功入仕的李白一样“仰天大笑出门去”，心中浮现出不少对将来的向往，如同将时间表刻画在心中，打算接下来想做什么？去完成什么？对前景有着满满的期待。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相信大家有目共睹了吧。是的，疫情突然卷土重来，使我心中的希望如同被摔坏的玻璃一样碎，我这时回想起之前在高兴什么？期待什么？我的心情逐渐黯淡无光，尤其是刷面子书的时候，故友时不时发着主观的时事文章和“老鸡汤”的帖子，我逐渐埋怨他们为什么老是在刷存在感？让众人认为自己是站在世界顶峰的圣人，接受万人的崇拜和仰慕。因此我逐渐和故友疏离关系，聊天的数次屈指可数，反正已找不到任何共同的话题，我与他们的层次相比简直天差地远。即使发现有趣的事物，也只能收藏起来独享，反正分享出去会显得我的内容很无趣，而且丢人现眼。

即使疫情灾难卷土重来，我任然关心时事，尤其是与疫情相关的新闻。但近几个月的新闻平台上除了不断涌出网民对抗疫表现的调侃和质疑之外，要常报导患者失去家人的痛苦经历，以及医护人员在抗疫路上的心酸史和血泪史。他们说出这些肺腑之言是为了通过自己的亲生经历，奉劝民众并唤起大家的防疫意识，但有多少人听从？多少人嗤之以鼻？有的网友发挥其能，制作诺希山医生从开始抗疫工作至今的照片，他逐渐憔悴的面容，让我印

象深刻。新闻所报导的一切除了让我心寒的同时，更影响我在课业上表现，说白了就是庸人自扰，所以就淡出社交平台，不再为负面的心酸事影响心情。即使国内发生了什么，我选择不闻不问，仿佛将自己关在一间小房间一样。我选择不去看外面的世界，反正外面的世界都是充满丑恶和虚假面孔的世界。

我和其他人一样，心里充满理想，为自己设下不少目标，希望自己可以完成，以免为我的一生留下遗憾和空缺。话虽如此，但现实始终是梦想的终结者，一场疫情如同一面高大和厚重的墙壁，不只挡住人与人之间纯洁的情感，更挡住每个人原有的理想。因此，我不再为将来抱有任何的理想和愿望，不论是自己还是国家都是如此。毕竟理想始终会被现实毁灭，疫情过去了再提起也不迟，而疫情何时结束还是个未知数。

我内心世界充满着厌世和无望，所谓“尘世难逢开口笑”仿佛疫情和负面消息控制了我的思想和情绪。不过，我并非因绝望而变得极端，毕竟生活在不为三餐温饱而烦恼的家庭里，在内有家人陪伴，在外即使师生无法亲自见面，但他们之间的呵护和关怀让居住在远方的我能感受到温暖。总的来说，即使将来的期望远离了我，但“好好活着”这四个大字依然陪伴着，让我过着属于自己的生活，直到走完人生的阶段。

疫情下的大学生活 / 无镜

对于大学生活，每个人都会为之有过许多幻想和憧憬。可是当新冠肺炎“袭击”我国时，才进入大学的我，所有希望在大学去达成、去享受的美好生活仅存在大脑进行和完成。

九点正，作为平日最早开始的课，用来上课的电脑在睁开眼睛的瞬间，就可以看到它的存在。因此，睡到八点三刻的我才愿意被闹钟“拉起来”。我左手揉着半睁半闭的眼睛，眼睛在不完全看清楚的情况下，右手经过平日的训练已经能熟悉地打开所需要的网站。大脑虽还没清醒，我却依然记得刚睡醒的模样是个秘密，必须关了摄像头，不可与其他人分享。这样的情况每天都在上演，“龙床”的柔软舒服是我希望疫情“陪”着我毕业的理由，这样就不需要去宿舍睡“狗窝”，更不需要和时间赛跑，赶着去上课。

上课的过程中，我仿佛就像看歌手的现场直播，只是屏幕里的人，不是真的歌手，只有会点名回答问题以及布置像唐僧取西经同个等级的作业的老师。有些老师是已经录好了教学视频，这样的学习方式更加像是在看优管的影片，只是少了评论和给“顶”或“踩”的功能。有时候，我会感觉我付的学费是用来看视频的，感觉自己自习都可以，何必靠老师？这种上课方式让我觉得让我陷入是否正在学习的自我怀疑。

疫情更多的是在推动我化被动为主动，若不想被“蜘蛛精”或“白骨精”生吞折磨，最好的方法就是主动去寻一个负责任的“孙悟空”共同对付“妖魔鬼怪”。在完全零接触的交流，只是看到一组电话号码、一个名字及一个可以是真人或宠物等的头像中，找到一个可以一起完成功课的“正常战友”，我感觉就像是在拆盲盒。其实有个问题是我一直在思考的：回去大学后，我们第一次的面对面交流会不会尴尬？我觉得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见面，会如同“面基”，因为在大学认识的朋友成了网友。

居家上课有个“好朋友”叫作线上考试。对于它，我是又爱又恨。爱是面对考试，我不用死记硬背太多东西，只要准备所有资料，把可能会出的考题提前准备好，考试时，只要奋笔疾书。恨是考试既然是开卷考，题目的难度自然就大大提高，我有一位朋友就说过：“不怕你看书上网找，最怕你不够时间找”。这样的情况在我考试时，还真的出现了。大学第一次考试结束，我就感觉似乎回到了中学时候，在考历史的试卷三，也是一样先准备好资料，老师说开始了就是先审题，然后就奋笔疾书。这样的考试，或许应该说现在我考的试都没有意义，若真的轻易在网上就可以找到答案，我就只是在抄，我宁可多做几份作业，多报告几次，更加能学到东西。

疫情下的大学生活虽很难评价好坏，可是我仍然希望明年能回到校园上课，享受真正意义的大学生活。

疫 / 冉雪

2020年一月份，首例“不明所以”的病菌在武汉这座城市上面世。它们体积幼小，甚至看不见，但是它们威力十足，有能力在人体上肆意妄为。它们，究竟是什么？

它们是“病毒”，一种名为新冠肺炎的病毒。初期，人类并不晓得它的威力有多么的强大，只是知道被它入侵进身体里会导致眩晕、呕吐、发烧……可是，作为一个病毒，它真的只有这样的威力吗？错了。新冠肺炎是一种会致死的病毒。它们在你的身体里作乱，让你感到忽冷忽热、恶心，然后再让你休克。

病情越发严重，人类不得已才重视起来。究竟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来历不明的病毒？是因为云南蝙蝠吗？至今都没有人知道，它从何而来，又该何去何从……全世界都在想办法去消灭它，去战胜它。中国钟南山医生，他曾经参与了2002年的非典事件，所以当新冠肺炎来袭时，他不得不重出江湖，抗击疫情，让人民重回安稳的家园。

在这场新冠肺炎抗击战里，我们不得不提及那些“英雄们”——医护人员。他们为了人们的健康而不辞劳苦；他们为了生命的美好而汗流浹背；他们为了社会的发展而夜以继日，仅仅只是因为我们的“医护人员”，难道他们就要因此赴汤蹈火，为了我们付出性命吗？他们穿上圣洁的白色战袍，救死扶伤，和死神抢人，可又有谁知道，他们面对死神时也会害怕也会无奈啊！

作为马来西亚公民，面对如今这样的局面，我们难道不应该给予合作，减轻他们的负担吗？我们应该老老实实地呆在家里头，做好防范措施。这不仅仅是减轻了医护人员的负担，也间接在保护着我们自己的人身安全啊！

疫情虽给人类上了宝贵的一课，但是它真的只给我们带来弊端了吗？不是的。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我们也收获了不少人类本就拥有的善良。病毒啊病毒，我虽然憎恨你带走了我的至亲，但我也感谢你让我学会了“珍惜”。珍惜还陪伴在身边的亲人、朋友、老师，因为你根本不知道，明天和意外谁先到来。我们只能做好本分，等待一切回归正常那天的到来。

我的抗疫英雄好友 / 洪欣盈

2019年末，一种前所未有的病毒出现在中国湖北省武汉市。在人们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它悄悄地蔓延到了四面八方。正因如此，间接导致了本该平凡的2020由此变得不再平凡。

“起初，没人在意这场灾难。直到它与每个人息息相关”——取自《流浪地球》

2020年初，因具有超强的感染力，病毒迅速在中国内扩散。为了避免疫情持续地恶化，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行动，而中国各地也迎来了一次最黯然无光的春节，特别是武汉。

当时作为疫情的重灾区，武汉所面临的是中国政府封城的决定。在武汉即将面临封城之际，整座城市人心惶惶，有的人选择逃离了武汉，但也有人正从各地前往武汉。然而就在这些正赶往武汉的人当中，就有我因缘分会下所认识的网友——志琴。我和志琴的相识在七年前，当时我只有十四岁，而年满二十一岁的她则是在西安医学院就读，那时我们每天都会聊天，两人感情非常要好，甚至后来我们还曾相约有朝一日一定要见面，一起去看演唱会。

如今七年过去，志琴也从医学院的学生摇身一变成了救死扶伤的医生。随着武汉的疫情日渐失控，志琴加入了支援武汉的医疗团队。就在志琴出发前夕，我曾与她视讯通话，我们聊了一夜。我记得我曾问过她为何支援武汉，她沉默了一会儿后，她告诉我，其实她自己也有些恐惧，不过她必须要去得去，这场疫情来势汹汹，没有人可以独善其身，只要有多一人支援武汉，就有多一份力量阻止疫情扩散。面对她当时坚定的神情，我可能一生都忘不了。

自从志琴抵达武汉后，我与她的联系逐渐减少，不过偶尔还是会收到她向我报平安的讯息，难得稍微空闲的时候，志琴也会与我语音通话，向我述说她在武汉与病毒抗争的点点滴滴，这样的情况一直维持到了某天的深夜。那天因为刚好尚未就寝，所以我接到了志琴的来电，但令我感到惊讶的是，此时电话另一头的志琴正在哭泣。当时志琴告诉我，她快要崩溃了，她很害怕，也很恐惧。当下武汉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医疗物资也供不应求，面临如此窘境，再看到自己的同事们一个个倒下，甚至变成一具具冰冷的尸体，她不知道该怎么办好。

听到了志琴的描述后，我除了心疼以外，更多的是不舍。志琴不过是二十八岁的女孩，却每天穿着厚重的防护服长时间与死神搏斗，不仅要从死神手中抢回濒临死亡的病人，同时还要从死神手中保全自己的性命，那种压力就犹如泰山压顶。虽然志琴在这过程中也会有崩溃想放弃的时候，但每回向我倾诉完了以后，她依旧还是会整理好心情，并重新振作，再度回到工作岗位与病毒战斗。无奈，到了最后，志琴依旧是未能战胜病毒，就在 2020 年 3 月 18 日那天，令我震惊的一行字出现在了你的手机屏幕上。志琴姐姐：小贝斯，我确诊了…

自此，志琴的最后上线时间永远停留在了那一天。之后我也收到志琴在这场疫情中牺牲了的消息。那天，我哭了！我与志琴姐姐认识了七年，我们在空中创造了许多回忆，也总念叨着总有一天要见上一面，但未曾想我们竟然连一面也未来得及见上，志琴姐姐就这样彻底地离开了。若小贝斯有生之年，有机会到姐姐的家乡，一定亲自到灵前弥补这遗憾。最后希望这场疫情可以早日结束，那些像志琴姐姐如此伟大的抗疫医生们也可以早日与家人团聚。

疫情所带来的距离 / 洪欣盈

2020年1月25日，我国出现了首宗新型冠状病毒确诊病例；2020年2月3日，首位马来西亚人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2020年2月5日，我国出现了首宗于本土感染的新型冠状病毒病例；随后我国的确诊人数以个位数缓慢增长，直到后来吉隆坡大城堡清真寺的万人传教活动才引起了新型冠状病毒在我国境内大爆发。自此，一场我们与新型冠状病毒之间遥遥无期的抗争正式打响，而我们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也逐渐地因为这场疫情而被越拉越开。

如今，距离新型冠状病毒首次在我国境内大爆发已经过去一年多了，虽然期间我们曾一度就要战胜了这场病毒，但随着病毒一波又一波来袭，还有行动管制令一次又一次落实，这场与病毒间的长期抗争，不禁让人感到有些心力交瘁。这一年，几乎全球的人都在面临着这场新型冠状病毒的肆虐，它不仅仅是感染了上亿的人，更是无情地夺走了近四百万人的生命。与此同时，这场病毒也在不知不觉中，悄悄地改变了地球上所有人的生活形式，正如我们。

以往，对于我们而言，与家人和朋友之间的相聚，只不过是我们要或不要的一件事情。但不知道从何时开始，这件看似非常简单的事情，竟也成为了一种奢求。自我国境内疫情大爆发，政府前后曾落实了几次的行动管制令。虽然我们大家都知道，行动管制令落实的目的，主要是为了避免人民因为跨越州属或县市，而导致病毒大肆扩散，同时更是为了尽可能地降低人民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风险和几率。每当想到这里就让人感到不胜唏嘘。

因为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开始了行动管制令，我们与同学、朋友，甚至是家人之间的距离开始变得遥远。就以今年的农历新年作为例子，记

得以往农历新年，家族中的所有人都赶回来在除夕夜时聚在一起吃团圆饭。但今年因为疫情，即便近在咫尺的亲人们也不得相聚，远在他乡深造的游子们更无法回乡。而我们也唯有改用视讯的方式与家族中的所有人一起吃团圆饭。但是这顿团圆饭却缺少了往日的热闹，也缺少了亲人之间的热络。

此外，还有那些曾经常常会聚一聚的朋友们，也不知道有多长时间没有见面了。就犹如近期在网上非常火红的那一句话——我们再不见面，好朋友都快要变成网友了。回想起以前我们共同经历过的那些点点滴滴，那些我们一起待到三更半夜的嘛嘛档、聊到天南地北的火锅店、充满欢声笑语的烧烤摊，如今也都成了回忆。即便是那每年都会如期举行的中小学同学会，也因为疫情而一再延期，甚至不知等到何时，方才能与这些好友们及同学们再次相聚。

曾经，对我们而言，能待在家里不去学校上课是多么渴望的一件事，如今因为疫情缘故终于可以得偿所愿了，但此时的我们却开始怀念起精彩的校园生活。回想起以往那些在班上与同学的谈笑风生，那些与好友们一起把老师气得火冒三丈的日子、那些各式各样会令人热血沸腾的课外活动、还有那些很多原本象征着我们校园青春的回忆，都因为这场疫情缘故，而被冷冰冰的电脑屏幕给取代了。甚至就连弥足珍贵的毕业典礼也只剩下无穷的遗憾。

至此，我们唯有齐心协力与病毒抗争。我相信这世界上没有无终止的冬天，只要熬过了这寒冬，就一定会等到温暖春天的到来。只要我们没有放弃，总有一天我们一定可以战胜这场疫情，打破这段因为疫情带来的距离。愿大家皆平安度过，并早日回归到平静的生活中。

与朋友之间的距离 / 陈颖洁

“叮——”

当闹钟响了几分钟后，我才慢悠悠地起床。经过一番梳洗打扮，我便到书桌打开电脑准备上网课。由于疫情的关系，我已经在家经历了一年的线上课程，并且也渐渐习惯了网课模式。

当我国政府宣布第一次行动管制令即将实行的前一两天，我感到了一丝担忧，因为无论选择大学或学院，以及科系，都没有遇到我小中学认识的朋友或熟悉的同学。我除了要独自一人适应新的环境以外，我也需要认识来自各地的新朋友。

所幸的是，在上课不久，我就渐渐与新朋友们打好了关系。我们在社交媒体除了开个群组探讨学习上的问题以外，偶尔也会聊聊天，问候各自的近况。如果上网课遇到掉线问题时，同学们就会在群组询问老师所交代的功课和重要的公告。让我印象较为深刻的是，当我第一次要把功课上传到云端硬盘的时候，由于不懂操作方法，便在群组询问。结果不到几分钟就有朋友手把手地告诉我上传的方法。

尽管我已经跟朋友们打成一片，但偶尔还是会和中小学的朋友在社交媒体，例如 WhatsApp、微信等谈天说地。我们除了聊天、追星、追剧以外，还会聊起以前在校园的美好时光，回忆起我们当时所做的糗事、发生的小争吵、一起玩闹、一起参加学校的活动等。虽然我和一些中小学的朋友在校园时期都曾发生过一些小争吵，但很快就和好如初了。现在回想起来还是感到有点哭笑不得。

虽然线上上课会给我们带来一定的好处，比如可以为我们节省时间和避免交通问题，但是我的心中依然充满些许的遗憾。至今，我任然还没体

验过大学的校园生活，只能隔着手机和电脑荧幕上课和认识新朋友，也无法当面跟朋友讨论课程作业。这场疫情不仅仅让我失去了校园生活，更是让我无法和旧朋友到茶餐室或者咖啡厅见面叙旧。

疫情的爆发不但打乱人们的日常生活与计划，更是导致我们无法像往常一样逛街、旅游、面对面交谈和交流。哪怕是这样，哪怕我们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是多么遥远，哪怕我们只能通过手机和电脑和朋友们联系，哪怕我们无法到学校上课和讨论课程作业，但我们和朋友心与心之间的距离始终不会因此而疏远。

佳弦二部曲 / 陈颖洁

一个看似平凡的早晨，一阵刺耳的手机铃声把我吵醒。我很不情愿地接通了电话，很不耐烦地答应了乐团的朋友的打谱要求，接着果断挂断。我打开了编谱软件想履行承诺，却无意中点进软体内一个名为“佳弦二部曲”的文件夹。看着电脑屏幕显示的两份谱，即《弦聚》与《弦缘》，回忆在我脑海中一一闪现。我犹豫了一下，百感交集地打开了这两份谱找到相关影片，仔细感受两份谱里的每段旋律，而泪水就像回应这些回忆一般不断地在眼眶里打转。

初二那年，刚申请退出红新月会的我因为跟同学、家人吵了一架，赌气地选择了他们都不希望我进的社团。但这样的冲动引来的却不是“恶魔”，反而是让我得以发掘自身价值的“天使”。我那时候的“冲动”终究没有战胜“理性”，一股脑地找到了该社团负责老师并在其面前撒谎，表明自己是多么渴望参加老师所负责的社团，老师也似乎确信了并表示看到了我的决心，终于让我在那个标明着“佳铭弦乐团”五个大字的社团申请表格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当时的我并没想那么多，我只觉得他们知道我选了这个社团肯定会很生气，甚至有了几分得意。

在乐团几个月后，我开始渐渐明白自己的不理智，但好面子的我还是想为自己再拼一把。音乐对我而言是遥不可及的，我只是听听音乐，都会莫名地浑身不舒服甚至鸡皮疙瘩。音乐对当时的我而言无非就是让一个瞎子识别颜色，根本有心无力，从而开始气馁。在我绝望之际，有这么一股暖流把我推向了正面思路，我开始尝试这望尘莫及的音乐。由于我是入学第二年才加入的乐团，我失去了好几次与同龄朋友们一起比赛的机会。为了不让自己抱憾，我咬牙坚持了学习音乐，经历了数不清来自前辈的责骂，也眼睁睁看着很多比我更有资历的同学被安排到了前辈组别。

高一那年，便是乐团按照管理将会下位的日子。这意味着我们将上位接任乐团职务，带领乐团继续比赛、表演、开音乐会。我意识到了这一点，努力便是为了给自己交代，不辜负自己、朋友与前辈。当时的我开始有了一个念头：“我想跟同龄的朋友一起努力。既然首席位置的人选肯定不是我，那我何不为自己，为朋友拼一把，争取副首席的位置。”凭着这个想法，我开始更加努力地研究音乐，学习指法。虽然过程不太理想，也并没有达到我要的标准，但是在前辈下位的那一天，我还是如愿以偿的拿到了象征着乐器小组第二份荣誉的职位牌。

前辈下位之后，属于我们零二的王朝已至。但是对我而言，那是我音乐路上第二阶段的开端。我开始要肩负起两份重责大任。第一、我必须执行和首席一起引领着学弟学妹学习琴艺，加以指导，确保小组整体实力得以维持甚至有所提高。第二、我要克服焦点恐惧症，开始在乐团前面屡次发言，尽自己在行政上的职务。这一路上波折不断，但是我过得很充实因为我找到了自身的价值，我也学到了很多处事道理。有那么一群人，为数二十七人，而我是第二十七个。那群人就是乐团同龄的朋友们。我们一起参加了一场又一场的比赛、在学校各大庆典上表演、在音乐会表演、一起被前辈老师责骂、一起为演出以及比赛的胜利喝彩、一起为比赛结果不满意而哭泣、一次次的聚在一起开会处理乐团事务，一次次聚在一起出席乐团练习，一次次地举办社团活动，最后在一起为舍不得彼此的离开而哭泣。或许这就是音乐的魔力吧，二十七个人、二十七个性格、二十七个声音，却得以拼凑成一首扣人心弦，属于我们的音乐，象征着我们之间羁绊的天籁之音。

高二那年，乐团之旅在我们的泪水下正式拉下了帷幕。感触良多的我谱下了我的第一首“串烧”编曲，并取名为《弦缘》。缘分就像一本书，如果翻得不经意就会错过美丽的童话，读得太认真却会泪流满面。感谢这份缘分，让我们二十七个人得以相遇，成为彼此最好的挚友以及音乐上的知己。《弦缘》这个作品，以我们的第一首歌节选旋律作为开头，然后再以串烧的形式带出一首首我们曾经一起演绎的曲子的节选旋律。虽然这个作品最后没

有机会得以演绎，但是它就象征着这四年来在乐团的一点点滴，每一份笑容，每一滴泪水。就算不以言语表达，我们都明白彼此很珍惜这份颇为珍贵的邂逅，这个来之不易的缘分，以及这份深厚且真挚的友情。

原以为下位之事，会再也永远不能一起合奏。但就在毕业典礼的一个月前，我们收到了来自新一任主席的讯息。讯息大意就是通知我们可以再为彼此演绎一首曲子。这就是《弦聚》诞生的契机。《弦聚》，即“弦乐让我们聚在一起”的简称。不同于《弦缘》的是，它的串烧曲目改为了关于友情的曲目。为了这首编曲，我们抽出了很多时间一起编曲，考虑乐器与乐器配合的默契度、音乐的调性和节奏的问题并加以研讨，最后再由我打谱派发给大家。这首编曲一开始由卡农 C 大调作为旋律的带入，再依序把经典曲目《朋友》，《干杯》，《See You Again》向听众抒发这份浓厚的情感，向二十七个人之间的友情致敬。《弦聚》象征着不管我们身在何处，但只要听到我们曾经演绎的歌曲，不管哪一首，我们都会不约而同地想起我们曾经一起维持的那个大家庭，是那么地可贵、那么地诚挚。二十七个人的友情不会因为学校乐团的下位而画下句点，音乐终究会把我们的心串联在一起。

音乐和文字的共同点在于，它们都具有叙事的能力。一段平凡的旋律，却能勾起一份不平凡的回忆，更何况是不平凡的《弦缘》以及《弦聚》。对我而言，这两首歌是我中学时期最美好的回忆集锦。虽然那二十七个人不会聚在同一个梦想道路上，但是至少我们曾经为了一个目标而并存着。我们的友情来自于音乐，“佳弦二部曲”作为我们友情的记录点，意味着我们的羁绊永不消逝。感谢与我格格不入的音乐，最后还是走进了我的生命里，给了我那么一段难忘的回忆，让我甚至想永远沉溺其中，不再长大面对岁月的洗礼，现实的残酷。岁月匆匆，时光荏苒，转瞬即逝，我们的分别也将近两周年了，而我也选择了中文系这条悠长的路径。但是，我永远不会忘记我还有一个心愿：握起弓，在那熟悉的低音提琴上拉一遍又一遍“佳弦二部曲”，以及曾经出现在乐团生活里的每一首曲子，试图寻觅初心，

寻找二十六个背影，向世界叙述着每一段小故事。

家 / 魏伽珈

“永远记住这点，世上最不平凡的美是家里的美”萧伯纳的这句话让我不由自主地想起爷爷奶奶的家，那个平凡却充满温馨的乡村之家。

由于父母工作忙碌，所以我的童年几乎都是在爷爷奶奶家渡过的。还记得爷爷奶奶的家有个小院子，里面有许多家畜，如趾高气扬的公鸡、呆头呆脑的鸭子、神气十足的白鹅、活泼乱跳的仓鼠以及聪明伶俐的小黑。对了！还有不请自来还喜欢“偷窃”的小猫咪，它总是能把我那和蔼可亲的奶奶气得火冒三丈。当然，里面让我记忆犹新的就是那只“大肥鹅”了，它常傲然地站着，看见人走来也绝不相让，有时非但不让，竟伸过脖子来咬你一口。就连胆量过人的父亲也惨遭过它的“毒嘴”，所以让我怎么不对它感到敬畏呢？每次看见它都得绕道而行以表“尊敬”。然而仓鼠们是我叔叔的爱宠，他不仅为它们打造一间舒适无比的小木屋，每日还会骑着“小绵羊”去路边收割新鲜的白茅草，精心地为它们准备膳食。白茅草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恶毒的杂草之一，一株小草可侵占整个生态系统，锯齿状的表面连不挑食的“山羊爷爷”都对它敬而远之，但是没想到的是我家的小可爱们却把它们当成山珍海味呢！每次进食都会风卷残云，一扫而光！实在令人感到匪夷所思……

除了家畜，爷爷奶奶也种植了许多营养价值极高的蔬菜水果，其中包括芒果、红毛丹、木瓜、芋头、番薯等等。走进院子里，第一眼就会看到耸立在院子两旁的芒果树，它像卫士一样守护着爷爷奶奶的院子里的一切事物。树下还摆放了一张摇椅，奶奶总会在秋高气爽时坐在那悠闲地细品一壶热茶，还记得奶奶曾告诉过我一句话：人生就像一杯茶，苦也是一阵子，不会苦一辈子。这句话使我刻骨铭心，也陪伴了我渡过许多艰难的时刻。院子里还有生命力极强的番薯，它对土地没什么要求，也不需要肥料，一般熟地栽插后锄上几遍草，番薯藤就会自然生长。番薯的藤和叶都是我们乡村的一道美食！从地里剪一些较嫩的藤叶，从它的叶柄起把外皮撕掉切成

一段一段的，便可和叶一起炒着吃。那味道简直让我回味无穷啊！不仅如此，奶奶还会把番薯蒸熟捣成糊状再和芝麻一起搅拌，然后把它们平摊在一块长板上晒成番薯干，别小看这些简单的番薯干，它们可是陪伴奶奶观赏长篇福建连续剧的最佳好物呢！

爷爷虽然年逾七旬，却眼不花，耳不聋，矮小的个子，硬朗的腰板，黑黑透红的脸清癯瘦削，宽额深纹显得饱经风霜，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脸上总带微笑，说话声音像洪钟一样响亮。爷爷日常就爱泡牛奶给我喝，在老一代认知里多喝牛奶是百利无一害的，所以在爷爷关怀备至成长下的我从60斤喝成了75斤！最终成了同龄人眼里的大胖子。爷爷偶尔还会带我去河边钓鱼，他总说钓鱼者不在钓鱼而在锻炼意志力和忍耐力，不过那时的我并不能真正体会这句话的含义，只会在鱼儿上钩时欢呼雀跃，直到夕阳西下才与爷爷打道回府，而奶奶总会在大门前待我们归来。

在那里我还收获了一个小伙伴，她叫筠筠，比我小一岁，长得白白瘦瘦的，笑起来嘴角边上还有两个小酒窝。每当写完作业后，我就会迫不及待地去找我的好伙伴玩耍，我们最爱去草丛边抓蚱蜢，还总会下意识攀比，不过最后都会不分高下……就这样我们慢慢成了好朋友，无话不谈，情同手足，每天都会玩在一起导致经常玩得忘了时间到。最后都被奶奶拧着耳朵回家……

耳朵上的痛楚仿佛还遗留在我耳朵上，不知不觉这些画面已经过了十年之久，现在的我虽然穿梭在繁华的大城市里，不过我更喜欢淳朴的乡村，那里有优美的田园景色、童稚纯真的友情、可口无农药的食材、没有时间观念的公鸡，甚至是奶奶那仿佛不会完结的电视剧，女主角究竟花落谁家了呢？

我藏在记忆深处的朋友 / 无镜

随着年龄增长，虽然我越来越多朋友，可是真正能敞开心扉的朋友却没有几个。有一个被我藏在记忆深处的某人身影总是会在我回忆的过程，反反复复地跳出，尤其是十二月的乌云挤满整个天空却下不出雨的时候。想到她，我就想知道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而选择不告而别？我想问她有后悔她最后的决定吗？最重要的，我还想知道她现在开心吗？

她是我小学四年级认识的朋友，也是我唯一的好朋友。我们真正从同学身份转向朋友是源于一首歌——胡夏的《那些年》。那时我们坐在礼堂晨读，她在哼唱那首歌，她就是那个五音不全的人，把一首动听的歌唱得令人怀疑人生。我当下就受不了，因为这首歌是我最喜欢的，她把歌唱得走音也就算了，她居然打算继续唱下去，为了不让她的歌声继续“虐待”我的耳朵，我就深呼吸，转身面露微笑，真诚地对她说：“同学，不如你休息下，喝水吧？《那些年》你也唱了六遍了。”她当时看到我转身，和她说话的瞬间，我注意到她有点错愕。她看到我手上的书后，转换成一副不好意思的表情。她后知后觉地啊了一声，说：“好好好，我先喝水。”我见转移话题的计谋成功了，就打算转身继续温习。然而她倒是自来熟，拉着我的手，说个不停：“你觉得我唱得好听吗？我打算参加六月的歌唱比赛……”我完全没有插口的余地，只能静静地听。

上课铃声终于响起了，我瞬间觉得脱困了，连平时看厌的学校风景也好看了起来。我在自我感慨的时候，她还在我耳边喋喋不休。我听到她说了自己的名字，她还说以前看我每次都是独自一人看书，今天突然和她说话，有点吓到了。我仍然记得她笑着说了一句令我很深刻的话：“你认识我之后，保证你以后的日子都不会平静了。”当时她那对乌黑的眼眸闪烁着的的光芒，就像夜空中璀璨的星辰。她的笑容仿佛阳光一样，耀眼而美好。这样开心无忧的她总是会冷不丁地浮现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我至今都觉得当

时我认识了她，生活真的变得不一样了。我们去食堂，她会去抢位置，我就去买食物。虽然她不太喜欢阅读，可是她会陪我去图书馆，一直在我耳边说个不听，导致我们被人请出去。她去上厕所，都要硬拉我一起去，即使我根本不想上。她对此说明，女生都喜欢和好朋友一起去厕所。她也很喜欢和我分享她的生活点滴，上至父母，下至走路捡到 50 仙都会分享，尤其她家里的事情。

后来我们都上了中学，我们依然是同校，但不同班，但依然维持着好朋友的关系。我想我是一个不及格的好朋友。中三时，她说她想和我一起进理科班，希望我当她的“小老师”。我就和她说不要因为友情就选择自己不喜欢的路。她当时笑得极为勉强地说没有，不是为了我，是为了她自己，嘴里还喃喃自语，不知所云。我看着她的眼睛，完全看不出她真正的想法，似乎没有流露出像以往的光，取而代之的是我看不懂的情绪。是悲伤？是忧郁？是疲惫？是烦恼？是求助？自此之后，我感觉她明明很近却离我很远，好像走向独行的路，不让我陪伴。她每次面对我的关心，只是回答说：“没事，有点累而已。”当时我居然以为是平常的“累”，完全没有选择进一步去关心她。

中四时，我们如愿进了理科班。我看过她的功课，根本就跟不上，她明显学得很吃力。我感觉她比之前更加沉默寡言，可是她在我面前永远都是笑着。她那对乌黑的眸子越发黯淡了。我们不像从前无所不谈，话题都围绕着学业。我曾经向她分享我和家人去东京旅行，又问她和家人假期去哪里。我能感觉到她当时整个气场变得很低，低得让我怀疑她家里出事了。

中五时，我发现她开始喜欢站在走廊从高处俯视。她下课时，都喜欢靠在走廊的栏杆，不知道是真的在看风景还是在发呆。我依稀记得她曾经问过我从这里跳下去会怎样。我没有很认真地回答，甚至没有深思她为什么这样问。我只是一边把她推进课室，一边说：“你压力是不是有点大？不要想这些有的没的，还有这个问题没有意义。”

我和她共同的记忆最后停留在大马教育文凭考试的最后一天——2019年11月28号。考试开始前，我隐约听到她说：“要结束了，都要结束了，快结束了。”那时的我以为她的“结束”指辛苦两年终于可以松懈了。我拍了拍她的肩膀说：“对啊，所以你不要那么大压力了，黑眼圈都深了，考完可以回家睡一整天。”我看到她露出了像上中三之前才有的笑容，但又有些不同。事发之后，我感觉当时她的笑容里面包涵了更多其他的情绪，解脱之类的。

她比我提早十五分钟出来，我本来以为她先回家了，结果她在外面等我。我们都没有主动挑起话题，就这样静静地慢慢往校门的方向走去。我记得那天有好多人在拍照留念，校园的伊蓓树过了开花时间，看不到花季时一大片的金黄色。我想拿成绩的那天应该已经开花，可以和她一起来看陪伴了我们五年的伊蓓树。

出了校门，我们看着对方，同时开口，她让我先说。我说下个星期一出来吃饭，不要“放飞机”，她既没有说好也没有说不好。她只是抱着我说：“你会忘记我吗？谢谢你，和我做朋友，教我那么多东西！我……我其实有好多好多话想和你说，可是我……我不知道要怎样说”“我到死的那天都会记得你的。以后你还可以说的，没事，没事。”我回抱她，拍拍她的背。她似乎有些不同意，推开了我，继续说“不可以！今天要说完！我写了两封信给你，还有准备了一份生日礼物。”她说说着就打开书包，把两封分别是蓝色和白色的信及一份长方形的礼物交给我。

“蓝色的信和礼物只有你明年生日才可以打开。”

“喂喂喂，你那么早给我准备礼物，我是不会提早送你的啊。”我插嘴说。

“你不要插嘴，你等我说完了才说。这个白色的信，你收到我的信息才可以打开，一定要等到那时才打开，不然我会非常不开心的。”

“好好好，可是为什么要那么早准备给我，又不让我看，你这样就不

对了！”

“没什么，想到这份礼物你应该会很喜欢就提早送给你。反正你未来的生日，我是不打算送你生日礼物了，哈哈！”

“啊，你这样更加不对，不可以这样的！”

我还没有说完，她就突然说：“你妈妈来了，我先走。”

“下个星期一才和你算账，你今天好好休息吧！”我大声地说，虽然她没转身，直直地走了，没有给任何反应，可是我相信她已经听到了。

后来的两天我发了好多信息给她，她都完全没有回复。可是在三十号晚上，我收到了一条只有愚人节才会收到的信息：“你好，我是她的父亲，她二十九号早上从十一楼阳台坠楼。12月2号（星期一）早上会在xxx殡仪馆出殡。”我立刻就回复：“不要玩了，这样真的不好玩。”不过三分钟，她打过来了，声音却不是她，是她的父亲。原来她自杀了。

我整夜辗转反侧不能入睡，我和她的回忆好像开启了循环播放的按钮，反复地播放。我坐在书桌前，看着书桌上她给我的信，我不敢打开。我脑子不停地思考，为什么她选择走向这条路？为什么她不开心我没有发现到？她是几时有这个念头？为什么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们不是说好明天一起吃饭吗？她提早送礼物是因为这样吗？她现在选择这条路有后悔吗？她是不是一直都很辛苦？她现在是不是终于开心轻松了？我想着想着，眼泪终于忍不住从眼眶里滚出来。我趴在桌子上，把头埋进胳膊里，一动也不动地哭了起来。

星期一那天，妈妈看到我从房间出来就问我：“要不要去看她最后一面？你不去的话，我和你爸爸还是会去。这个孩子实在是太可惜了，唉……”我最后没有去看她最后一面，而是回去小学。我在小学外面的等候区坐着，只是静静地听着从耳机传来的《那些年》，看看马路，看看天空。天空明明被乌云挤满了，却强忍着不肯滴下一滴雨。我的手机这时收到妈妈发来的

信息，是现场的照片，我草草看了，就删除了。然后突然就下起了倾盆大雨，就好像是在为谁而哭泣，那么的刚好。

成绩放榜的那天，果然伊蓓树枝头开满了金灿灿的花，这场景就像以前学过的一句名句精华：“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她妈妈代替她上台领成绩和奖金，她除了我教得要气死的高级数学没有 A，其他都是 A。她父母应该很欣慰了吧，其实那天我感觉到她父母之间的气氛好像有点奇怪。

一年多过去了，那两封信和礼物我还是没有勇气打开，或许我要的答案就在里面。可是我就是不愿意打开，我想当时我选择不去，因为我不想承认她已经离开了的事实。家人和朋友包括我都不会提起她。其他人对她的印象会不会逐渐模糊？我不知道。可是我会一直把她藏在我的记忆深处。如果有一天我真的对她的记忆开始模糊，我才会打开那两封信和礼物。

现在两封信和礼物都被我收进一个盒子，在它们的最上面放着我和她的合照。我打印了一张她笑得最灿烂的照片，在我的记忆里她一直都是这个笑容，乌黑的眼眸闪烁着光芒。她为什么选择这样的路？当时后悔吗？我也不会再想了。我所希望的仅有“放我飞机”的她一定要过得快乐开心就足够，我又何必想那么多呢。

捅破那层宣纸 / 卓彤恩

在打开网络前，我确实是这样想的。不，打开网络后，其实已经打翻了所有的思乡情愫。冬至，一个在外游子都会轻轻地过的节日。想要迫不及待地回到那个饭厅里去吃一碗班兰叶红糖汤圆。

锁上了自行车，走上小径。小草已被我们脚下的力量压得实实在在，再也抬不起头了。它们不会死，学会了纵横生长，不再抱怨、不去叹气。手上都是满满的巧克力饼、麻辣薯片、面包，捧着进入宿舍。放下东西，一下把小手放到暖炉，冻僵的手终于松弛下来了。

今年过得浑浑噩噩，个人进步上依然止步不前。学问长进是有，但知道并没有做到全力以赴。我没办法放开我的脚步向前跨，或是脱离轨道。依然想搓汤圆来吃。但搓了又有谁可以聚在一起，吃一碗红糖姜汤圆？晃荡在古人于与现实之间，甚至想不起到底都读了些什么。人，一撇一捺，足以让我走向抵炼自我的道路；不知还能坚持多久，或说坚持下去又能知道些什么？

我知道，心绪不宁已经影响了许许多多的事情。很多人会告诉我怎么做，或者鼓励我。我却是一直动弹不得地继续让外界事物伤害着自己的元神，好像觉得自己的元神是能经过千锤百炼而不会崩溃的。实际上，我在那个边缘已来回了好几次。金陵并没有低于零度，那夜还是下起雪。面对着“未若柳絮因风起”的雪花，拥裘围炉独自看着一片片地飘下。想必最后它们的命运是落入大地融化成水。南京 12 个月里下了 3 场雪，坐在阳台上看着雪却满眼故土。那是一片蓝天，暖阳和热带的气息。江南即便湿润，到了夏天还是与老家有着天渊之别。

对，今天出门没有描眉。看着镜中，大家对我的头发长得快都表示羡慕。唯有我知道在家里，这一头青丝并非是最乌黑柔顺的。曾饲养了一头

很长的头发，都快及腰了。而我，选择在秋天来临前剪掉了它们；又在深秋中再次修剪。其实中短发的我，看起来能干了许多，肩膀好像轻了不少。用直子说的话，“不晓得放松的肩膀一旦放松就只能等着垮掉”。

这种轻，不过是一种假象。家中生活只能一次次地缺席，却没资格不闻不问。远在千里之外就能撒手不管吗？正因在异乡，一通视频电话就要马上参与，仿佛远在边疆的将军，隔空调动大军运筹帷幄。在一次次虚拟的战事胶着中尽力喘一口气。在外生活，在东方社会的圈子里转动。脑子里依旧住着一个莫名其妙的教会式教养的小人儿。游走在灰色地带，总是无法干净俐落地选择。小人儿莫名其妙地跳起来说，“谎言就像雪球，会越滚越大”。翻开历史，就知道谎言在东方文化从不缺席，人们善于活在一种假象，从不捅破那层宣纸。

被现实生活和内在教养拉扯着，总是搞得我自己神经兮兮。生活中努力与所谓的“中国社会”保持距离，朋友圈的选择上也做到多元。学习中国古典文学，在房中竟找不到一瓶的中国酒，衣柜里竟找不到一件汉服，水瓶里装着的净是锡兰茶，下课后去喝的也是美式咖啡。若非需要，绝对不说一口“字腔圆正”的普通话。在学问的世界里，努力地往中华文化的根部钻研。一条又一条的《经义考》的文献条目像一堆理不顺的青丝，需要细心地拿着梳子慢慢地梳理，将打结的部分理清。

为了省事，还是把一头长发给绞了。吹干它们的时间自然变得短了起来。从前，总是爱理不理地让长长的头发挂在后背让夏天的风吹干。在家的午后，洗完头发后就走到后院去晒太阳，喝着青柠酸梅汁听着鸟儿啾啾。现在只能一直拿着吹风筒，吹到秀发里一丝的湿气都没了才罢休。毕竟有太多的事情等着我去做了。

冬至已至，天气不可能回到二位数的温暖。已然负担不起随意生病的代价。除了保护自己，什么都不会了。脑子不断地催眠潜意识，要学会接受脆弱的自我。但是生活总是不忘给予重击，告诉我不强大，活该被欺负。

以致现在，似乎没有东西是会让你大哭大闹。因为大哭大闹后，生活没有丝毫改变，一切依然故我。

这些陪伴我的人们也许更累吧，看着我一次次的跌入同一个境地，想必也会一次次失望。真心觉得自己像个无面人。走到这里，开始相信这件事了。其实哪里有那么多自以为是的意见？其实都是为了意见而意见。每日的学习和工作，离不开校勘文本。校勘也不是简单的东西，除了磨人还令人觉得烦琐不堪。对着那样的章句，校多几遍后竟也背得出来了。

“孔子到底有没有删诗”，这件事在那几页的文字里一直被不同时代的博学鸿儒们翻来覆去地讨论。到底是三千删剩三百，还是司马迁在乱说话？看似有定论的东西却让古人纠结了多年。就好像我们很多人都一直认为梅花是在寒冬腊月开花的，但梅花要盛放往往要到立春后。

许多稀松平常的小事，当被长久凝视时会引起一种荒谬感。你看一对又一对的男人女人在道路上行走，却不能再以过去的眼光来判断他们的亲疏程度。“桃花依旧笑春风”，人长长久久地活在人间，世道却根本停不下脚步地在改变。而在几尺宽的小书斋里，每天都在古籍找寻线索，爬梳文句。有过去定论的东西，当刨根问底地追问便会出现许多新的结论。但是，每次追溯到是谶纬时总是非常头疼，因为要恰如其分地定位是很困难的。

突然想到好多年前在槟城的小巷有位长者替我看相。他，木讷地看着我，在艳阳下告诉我，“你命格贵重、此命过于不凡，可一切都得一波三折最终才能显于人前”。那时，我无奈地看着他。告诉他，命运掌握在我手里。可心里微微颤抖。想起那时，心里只装了一个简单的心愿。遇到有心人，在满室皆书的家中，偶尔弹起钢琴，两人可以随唱，可以即兴演奏，炊烟不断，案上的茶不会凉，砚台上的墨不会干，就这样一生平安地过了。还记得那天的阳光特别好，天特别的蓝。水气中带有海水的咸咸的气息，带有一丝来自西域的香料夹带着观音亭里香火金纸焚烧的味道。

在异乡，准备晚餐成为常例。对着板上的菜品，手上的大刀将它们切

成小片、越切越小。直到可以轻易入锅炖烂为止。番茄汁总是那么随随便便加热就出来了，而洋葱颜色要好看需要费一番功夫。这是一种令人难以理解的复杂。生活好似番茄，做学问就像烧洋葱；其实就是一片片透明片，但总是令人难以看穿。

问我为什么爱在宿舍煮西餐，不烧三菜一汤和米饭？我不想回答。家乡的味道，需要各种各样的鲜香草和香料。这些在中国总是难寻，即便遇上也是贵货。一瓶 200 毫升的椰浆，要价 30 元。味道怎么能跟在老家菜市场，Pak Mat 那里买的鲜美椰浆相较？香茅，这个在老家随便往后院一抓就有的香草在这里几乎绝迹。南京香格里拉大酒店的冬阴锅香茅，是酒店的总经理每次回乡时特别手提带回来原材料。还记得她谈起这件事的表情，脸部的表情有一种为其他人带回家乡味的雀跃之情。家里的各种辣椒和叁巴酱，是我午夜梦回中无法割舍的味道。那些味道，紧紧地让我与家联系在一起。

梦里的交响乐拍子越来越快，我没办法停止那股阵痛。午夜躺在床上独自挣扎，胸口是一阵一阵地闷痛，默默地忍了下来。又是一条又一条语音讯息的早晨。站起来、站得稳，往那面镜子里看，发色愈来愈红褐。既然没再疼，那就没事。播起那些语音，给出一条条漂亮的回复。想起昨夜这未处理的锅铲，是时候洗了。挽起袖子，束起发丝，面上的红晕显然淡去。

潘多拉的魔盒再次被打开。夕阳落在天边的金框，一早起来已然不在。耳边响起《唐顿庄园》的序曲，蓦然想起，唐代的女性可以骑马与男人一起挽弓狩猎。冬季已至岁月蹉跎，也许是时候换上猎装走入人生中的猎场去打拼。水槽的水一直流淌着，找不着糯米粉的痕迹；那小碎步连走带跑的脚步，在雪地中，一夜后也了无痕迹。

残荷落日 / 卓彤恩

甜甜的味道开始弥漫在冷冽的秋风中。在校园中，净是桂花盛放。它们一丛一丛的长，有的是淡雅的鹅黄色，有些是丹红色。他说，这色染在指甲上该是好看。而我，总是抿嘴一笑又迎着风向前去了。

难以想象，夏天就这样过去。金陵苦夏难熬，除了其中来几场小而温润的雨拍打在荷叶上，也就没有什么特别值得挂念的风景。最美的就是一朵朵的菡萏，静静地呆坐在湖畔总是好的。还记得那食不下咽的仲夏，恹恹地在未开花的桂花丛和未黄的银杏树下遮阴。吃的，净是酸食凉菜。不是拌的就是腌的，生怕灶上的一丝丝火气就这样通过入口之物透进这早已焖坏的胃口。

还记得以前学宋词时，老师讲李璟的传世之作特别仔细。如今想来，记得的却只有这菡萏一词。但面对满池荷花，能摆弄出这一词瞬间就高雅了许多。大雅即是大俗，也没什么不可的。坐在阳台边上纳凉，拿着草帽遮脸的她好像离这会儿远了。那时，她瘦了。瘦得骨肌分明，瘦得说话也好似南方女子嗲着糯糯的苏州话。一搭没一搭地在窗边眺望着那川流不息的高速公路。

一夜不眠时，点了檀香安神。却又陷入那星星之火的想象之中。在冰箱里拿的都是冷上一日的凉水，喝下去希望带走一些梦魇的炽热。但又发现，压根没来得及知道缘由就要灭了这把火。那时，总是想拿起笔要写些什么。笔，平板，电脑好像在千里之远的戈壁，干旱得要紧。

甜甜的风，什么时候来的？还记得在蝉鸣声中，撕裂的自我。在灯下，发丝透出的华彩？五指依恋地拂过一缕缕的头发，理到鬓角旁一言不发。瞳孔中却背光，只见无底的黑洞要反噬人。腰用不上力，想要在夜中屠龙怕是不可能了。只能躲在那一角落，以仅存的臂力搏斗。结果可想而知的糟糕，

屠龙少女的神志在那一夜里差点就被北欧神话里的恶龙给绞碎。

一般人，看着血肉模糊的屠龙少女总是难以置信。少女的铠甲不是最硬的吗？那副铠甲可用了多少的泪珠和挫折一片一片织就出今天的这个模样。除了用最寒最阴毒的恶意来棱角化它们的边角和外部，也用了上好的关怀和扶持作为铠甲贴身的里衣。那是多好的护甲啊，即便访遍江湖也不能寻到一模一样的宝物。小时看上古神话的时候，常常读到涂山氏的尾巴可以用意念炼出神器让人达成所愿，但需受断尾之痛。撑不过时，就会痛到死去。想来，这其实也是一场豪赌。最后不管结果如何，它终究是一种解脱。

这也是屠龙少女用意念为自己炼的神器，看似冷冽的铠甲内藏的是一团软绵绵，好似无刺刺猬的肉体。里面连一片老茧都没有，她的内心依旧诚如赤子。往往大家都忘了里面是柔软至极的躯体，而不是坚硬无比的外壳。这事连屠龙少女也在一次又一次的远古歌声中淡忘，又再一次又一次的民歌对唱中发现。在淡忘与发现之间，势必是一次又一次的拉扯。

漫漫长夜终于过去，看着镜中的人。泪痕满面，眼珠子肿起。熟练地往冰箱拿出冰块，放凉水，再置入两只汤匙。以冰凉的汤匙逐渐抚去痕迹。梳洗完毕，敷粉描眉点脂，从首饰盒中拿了一对耳钉来带。镜中人，究竟是在想着什么？瞳孔里映着的人，其实有什么所求？她又是转到那归来后看到的荷花池，只是它们以最快的速度败了。瓣瓣的荷花，一片又一片的粉坠入绿波。剩下的是莲蓬，还有一片又一片的荷叶。

只穿着凉鞋的自己在湖畔荡起脚丫。杏叶的边缘开始黄了。湖里的鸭子带着小鸭在荷叶间转。而我带着什么来到了这里？我为什么来到了这里？那个她其实还没离自己很远。唯有不同的是，风开始吹了。不能再任性不吃，不能纵容自己食不下咽，不然还不知道要遭多少罪过。回到房中，一搭又不一搭地喝着最后一瓶梅子酒，300毫升，14.5度。

喝了等于没喝，微醺也到不了。手执团扇，披着毯子在窗边看着渐渐褪去生气的草植。檀香的气息若有若无的在身边缭绕，那惯闻的麝香味却没了。

砸破了相对的白花麝香香水，丢弃在遥远的半岛，不愿它扰了金陵过去的过去。换上了沉香茉莉的气味，以为温暖，实则不然。这还比不上教堂里焚的没药香呢。

一口一口地喝下炖在锅里的补汤，不得不认天是真的冷了。这般消瘦还是要谨慎。一阵笃定的敲门声打破了宁静，我终究还是被带离这个空间。穿着卫衣皮靴，骑着自行车。冷风刮痛了我耳边敏弱的肌肤，有点疼，有点刺。这时，点点黄花落在了朱红色的卫衣上。阵阵甜香在一阵一阵的冷风中带来气息上的暖意。它们暖得很不一般，一路上都是这个气味，衣衫定会沾满桂花幽香。

这时半红半蓝的天空中，风筝被放得好高高高；在眼里看着，实在很小很小，小得成了点，成了神志中一颗逗点。

家乡淡边 / 邬慧颖

我一直都不肯写这种关于描述家乡的文章，原因无他，我的家乡并不具有所谓“独特的味道”。还记得我曾看过许多关于描述大山脚的文章，在那些作品的描述中，大山脚似乎具有浓厚的历史气息。无论是美食，风景，还是大山脚人，都有着一种独特的韵味，似乎每一个拐角，每一条街，都能述说一大段感动人心的故事。在我想象的画面中，大山脚这个地方应该就像被咖啡染过的照片一般，怀旧、温馨。

而我的家乡——淡边却不似大山脚这般具有故事性，几乎可以用“平平无奇”四个字来形容。在这里的生活节奏慢，没有观光景点，没有伟大的历史痕迹，没有吸引人的美食，不到节假日甚至都没有人流。我们似乎被一面小山隔绝了一切繁华景象，生活过得平淡无奇，只有一个地铁站代表着与外地的连接。

在这里，一切都很简单，吃的很简单，连起名也很简单。有座山叫淡边山，有条河叫淡边河，也可以说是山有水。不过我身为淡边人，在儿童时期可没试过游山玩水。因为据大人说山上有吃人的黑豹，河里有抓人的水鬼，这让我在童年时期就从不敢起去那些地方玩耍的心思。不过在长大后就知道这些不过是大人吓唬小孩的说辞，就那么一座小山，什么都没有，难道山上的黑豹靠吃野果子存活？至于那水里的水鬼现在想来更是好笑，这个怕小孩子去河边玩淹死所编造的故事，在当时可是吓得众多小孩夜里不敢睡觉的元凶，也不知究竟是好是坏。不过这个来自大人的善意谎言倒是很好地扼杀了童年顽皮的我想要冒险的心。也因此，在中学前，我甚至都不知道淡边山里的真实面貌。

在中学时，一时心血来潮的我参加了学校组织的环保露营，这才第一次真正进到山里去领略山川风光。还记得我当时与一大帮同学和老师轰轰烈烈

地往淡边山前进，里面除了树还是树，登顶后就席地而坐听环保讲座。在我的印象中，除了记得老师耳提面命的“保护环境，保护树木”，就无其他的了。我也不知道老师一年接一年地领人往山里去宣传环保意识到底有没有起到作用，至少直到今天为止，淡边山上的树木还是茂密的很。听说这是因为现任州议员是学校的校友，我就暂时将这个功劳归功于老师们的教导有方吧。希望当时真的有仔细聆听老师讲座的某某同学以后能够继续当上某某议员，这样就能继续起到保护淡边山上树木的作用，也算是不负老师当年在大太阳底下的谆谆教诲了。

我最喜欢去家乡老式的海南咖啡店美乐去“啖咖啡”，为什么说是“啖”呢？因为我经常在咖啡店里叫一杯咖啡一待就到中午，享受来自咖啡店吊扇的徐徐凉风，躲避大中午的热辣阳光。时而是跟家人闲聊，时而是在咖啡店中发呆，顺便听一耳来自邻桌大妈们的小道消息，一中午就能听到整个淡边的八卦，生活简直就是不亦乐乎。当然咖啡也是好喝，纯手工制作，就在前年曾经吸引到著名主持人阿贤来这里采访，也算是家乡难得出彩的一次了。因此咖啡店的生意一度火爆，很多慕名而来的游客，但是过了不久咖啡店终究回归平静，阿贤来过的痕迹就只能保留在店家剪下来贴在墙上的报章上了。

虽然有点突兀，但我对于家乡的回忆也只能到此为止了。我在给朋友审阅后，得到评价“絮絮叨叨，不知所云”。我虽无奈，但不得不承认这也是事实，我无法对我的家乡淡边，描述它拥有多么夺目的景色，多么辉煌的历史，但它也牵系着我前半生的回忆。因此也只能在这里絮絮叨叨地叙述我的人生经历。我想在最后俗套地引用前人说过的话，车尔尼雪夫斯基曾经说过“生活只有在平淡无味的人看来才是空虚而平淡无味的”。我非常认同这句话，在淡边的生活是平淡的，但我不是。我想，淡边平淡的生活中拥有我的美好回忆，这就是它最大的特色。



Is Too Late / 金睿瑜

灵车开走之前，是
永无止境的
思念。

大体入殓之前，是
笑看风尘的
红颜。

挥手道别之前，车子
缓缓
驶前。

转身离开之前，约好
我们
还会相见。

说出口的再见，是
我告别不了的
从前。

火焰狠狠地
把你推前，
从此
化成了一朵朵
红莲。

留下了一串十六岁的钥匙圈
——如果当初我不曾梦见。

看了一眼后的思念 / 金睿瑜

期待，
是看了一眼后的思念。
因为在四目交接后——
有的人，会在人群中一闪而过；
有的人，会缓缓走进你的生活。

在明朗与朦胧之间，
在远与近之间，
我们，都没把话说开。

恰似 一种有形亦无形的陪伴，
又似 一种陌生又熟悉的情愫。

置顶 / 金睿瑜

朋友圈，最近又开始盛传
一首无聊的
青春的小游戏。

只有风知道，你把我置顶，在这里。
将思念包裹成蒲公英，
托给五月正好的清风，
轻轻地、悄悄地
化成一句温柔却迟迟未发的简讯。

我把你置顶，在那里，只有阳知道。
我就像白天里的第一缕晨曦，
日日盼望着、心心挂念着
将雨后骄阳化为有朝一日
从日落，数到天明。

我被你置顶，在这里，只有云知道。
白鼓鼓的棉花糖，
缠绵却不粘牙。
正好比你绵密又左思右虑的心理，
不提、不勉强你。

你被我置顶，只有雨知道，在这里。

九月的雨若比三月的你，

滴滴答答、稀里哗啦，

默默在心里，

只说一句等你。

我们把彼此置顶，在四季如夏的赤道里，

没有春夏秋冬般的隐喻

——唯有风知、阳知；云知、雨知，

天知地知、我知他知。

独有你不知，还有妳也不知。

飞出家园的花蝴蝶 / 金睿瑜

蝴蝶 拆下斑斓的翅膀
向蝴爸爸和蝶妈妈说
向孵化的蛹弟弟说
向正在爬行的毛毛虫妹妹说
告辞。

它 推开
拉近的花园
爬向红黑蓝白黄色塑料袋
再装上
一对 灰色触须。

铝罐和拉环被分开以前 它
飞过浑浊的城
见过无脸的人
还有黑色心脏的灵魂。

它 拖着行囊
对厌恶的蟑螂和老鼠说
我要在恶与臭之间
采集
最甜蜜的蜜
回家。

浪淘沙令 ● 黄花落 / 蔡俊杰

独坐窗头前，睡意绵绵，
欲思旧事入愁眠，朦胧思绪雾中现，
实在讨厌。

庭园黄花落，树叶婆娑，
绿草黄花满金罗，眼见黄花旧事起，
回想从前。

昔日庭中歌，手写小帖，
为求己愿与亲别，明朝告别儿时地，
不舍离别。

可恨一瞬间，走出门前，
秋风吹起绿草掀，黄花飘落罩满天，
何时相见。

独登海上船，身靠栏杆，
口琴乐声耳边传，谁人独吹家乡曲，
闻者心酸。

船登异乡岸，已入傍晚，
过客归人各处散，唯有明月依旧在，
灯火阑珊。

独在异乡过，已有三秋，

欲图后日归故国，闻知此处灾难事，
实在难过。

庭园黄花落，树叶婆娑，
今时愁苦无处说，何时盼得归乡日，
难以言说。

屏幕 / 蔡俊杰

你在屏中笑，我在屏中笑。

四眼相望，你我怎么想？

一言一字，看似美妙。

字句之中，你我怎么想？

亲自见面？一次都没见到。

那对方如何想，我们没有想，更不愿去想，

至少，

你我之间不会因此而荒。

夜 / 星雨露

月亮悬挂在黑夜，
夜间的光，
房中的孤独，
被世界抛弃的流浪者，
无助又彷徨。

喋喋不休的灵魂，
成了盛满沧桑的容器。
在轨道中，
漫步的行走。

我们 / 星雨露

米黄色的书页，
干枯的叶子悠闲地落在上面。
一对如胶似漆的恋人，
前往下一页时，
悄然分开。

距离 / 星雨露

四方格子，
温暖的语气，
冰冷的话语，
千言万语，
化为一句，
我爱你。

生 / 星雨露

死亡赋予解脱的寓意，
存在代表死亡，
出生则代表存在，
伟大的造物主，
让我们在无边界的循环中，
回归原点。

癮 / 星雨露

上癮，
在现实中，
将一切回到最初的模样，
朝着那水毒芹走去，
在那极乐世界逗留，
有意识的沦陷着。



邬慧颖 《养猫》

“我想养猫……”

2021年3月14日，这是她第一次跟我说这句话，当时感到诧异“这么突然？”

“嗯。”她给出了肯定句。

“那就养呗。”我不以为然地回答道。

2021年5月28日，猫没养，她死了。

自杀的。

“是割腕死的。”手机另一头的警察平铺直叙地告诉了我这个消息。我握着手机，麻木不仁地看着电脑屏幕上完成至一半的方案，感觉与平日听到来自同事的通知“今天吃经济饭”这种平淡的消息一样没有分别。

“我此刻是该愤怒吗？还是伤心？”我这么想着，但我的大脑除了一阵阵嗡鸣声，给不出任何反应。

“请你尽快赶到医院。”警察的声音将我散发的思绪召回我的身体里。过了一阵子，我挂了电话，放下僵硬的手，看着眼前混乱的桌面发呆。

“怎么了？”身旁的同事注意到了我的不对劲，

“我女朋友自杀了。”我像平日一样，顺其自然地回应他。

一瞬间办公室炸开了锅，难以置信、安慰、询问的话语在我耳边环绕。

直到我被同事拉上去搭乘前往医院的车时，我才反应过来，她选择了解脱。

记忆中，她一向来都表现的很开朗。开心时会开怀大笑，遇到生活中的不平会向我抱怨，看见电视上出现弱者受欺负的新闻时，会义愤填膺得怒

斥施暴者。她是如此的乐观、温暖，像一个小太阳一样照耀着身边每一个人。

脑中突然想起之前她在身边朋友低落时尽力安慰的话语，“没关系的，一切都会雨过天晴。”

她总喜欢这么说，无论笑着、哭着、大声鼓励自己的、还是平淡地说这句话，这些画面一幕幕、一帧帧从我脑中快速闪过。

从什么时候，这句话就不再出现？我仔细想了想，似乎是从那一天她说“我想养猫”开始，就不再说了。

当时以为只是一时兴起，毕竟在过了一段时间后，养猫这个话题不再出现她口的中，脸上常挂的笑容与平常无异。

直到有一天偶然经过宠物店，见她饶有兴味地去逗弄那些毛茸茸的生物，才想起她曾提过想要养猫。

“喜欢就挑一只吧。”我向她说道，

“还是不了。”她回答了一个出乎我意料的答案，

我提出疑问：“为何？”

“因为觉得自己还不配养，再等等吧。”

她微笑着望着橱窗内的猫说出这句话，眼底都是温柔。

我不以为然：“养猫有什么配不配的？”

“猫这种生物是需要像供神一样供上的。它们从不刻意讨好别人，也不屑于讨好，高高在上的，不在乎任何人的看法。”

“那你为何想养？”

听她描述，看不出她的喜欢之处在哪。

“可能是羡慕吧。”

她无意识地望着其中一只奋力舔毛的猫咪，喃喃说道：“羡慕它们能

够无忧无虑的。”

然后过不了一个星期，我就看到了她躺在医院冰冷的停尸台上。

现在想来，这或许就是她发出的求救信号。

“我应该早点发现的。”

我看着眼前刚买回来，奋力去够逗猫棒的猫咪，不断想着。

我任由眼泪流下，滴到了地板上，猫咪好奇地凑上来嗅探，我摸了摸它的毛。

“但一切都已经太迟了。”我心里明白。

文雨 《时光之寂》

月辉双眼无神地坐在椅子上，发着呆。他眼前是另一排的塑料椅子，还有干净得似乎在发亮的白色墙壁。几名穿着黑衣，戴着口罩的人从他右边的门口走出来，向他微微鞠躬，然后离开了。月辉敬重地向他们还礼，在目送他们离开后，觉得时间也差不多了，便走进屋子里。

“爸，该回家了。”月辉对着屋子里的老人说道。

“啊？你妈妈呢？”老人反问。

“老妈她不会来的啦，不是跟你说了吗？她在家里等着我们！”月辉有点不耐烦地回复。

月辉很无奈，当年他与父亲不和，即使母亲从中调和也无法妥协。结果在一次非常激烈的争执下，他离开了家里，来到首都工作。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月辉就这样一连五年都没有回过家。这段时间里，除了他母亲，月辉都不曾跟父亲再说一句话。现在他回来也是迫不得已，毕竟疫情这么严重，母亲不幸成为了死亡数据中的其中一个数字。只是，这段时间以来，母亲向他隐瞒了一个事实；与其说是隐瞒，不如说只要母亲想提起与他父亲有关的事情，月辉就会很暴躁地让母亲闭嘴。所以，直到昨天，他才刚知道，原来他父亲患上了老人痴呆症。

当年一脸严肃，被他人取笑说和张飞一模一样的脸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双空洞的眼神。月辉感到一丝后悔，不过，他还是原谅不了他父亲。他心疼自己年老的母亲，不止唯一的孩子没有带在身边陪伴，还要照顾自己患上痴呆症的伴侣。假如不是疫情夺取了她的性命，月辉不敢想象他的母亲还得怎样继续过着极其辛苦的生活。庆幸的是，他父亲的情况还没恶化到完全认不出他的程度，应该对母亲没造成太多问题吧，月辉这么想着。

经过一连串的哄骗，月辉终于把他的父亲从医院接回家里了。在帮他

的父亲进行消毒等等的一系列防疫措施后，月辉认为这应该就是对母亲不孝的报应，因此他现在必须体验母亲生前的生活。眼见天空乌云密布，月辉便把已经晾干的衣服从屋后带进屋子里折叠。这时，在藤椅上看着电视节目的父亲说话了。

“翠兰啊，你说，月辉这个孩子会跑到哪里去？一整天都在弹吉他，都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认真读书。我只是讲他几句他就顶撞我，甚至还从家里跑出去...”

“又来了。”月辉一脸的不悦，这样的话他从小都不知道听过多少次了，“明明他自己也是音乐家，凭什么我就一定要读书？我就不能跟从你的脚步吗？就算你不喜欢我所使用的乐器，好歹我也是一位音乐家。”月辉压下自己原本快要脱口而出的反驳的话，不耐烦地答道：“爸，我现在很好，老妈他人已经不在，你不要再叫她啦！”

他扭头看向父亲，一边在想着，自己怎么就遇到了这样的一个父亲做爸爸。

“嗯，那就好，只是，我很对不起你，都是因为我，他才会跑出去。你一定比我还担心他吧？”父亲莫名其妙的回答。

月辉顿时提起了精神，“认错？这个老顽固竟然会认错？这还真是新鲜事，不过假如是对母亲的话还是有可能的，虽然他是我见过最严厉的人，但是他跟母亲的确是我见过最恩爱的夫妻。”

月辉觉得与这样的父亲争论下去也是无济于事，于是便想了想他母亲可能会给的回复，向他父亲说：“你知道就好，月辉这孩子有自己的想法，你何必硬是要他把书读好呢？他跟随你的脚步成为一名音乐家也是不错的啊！”

“我知道，他想成为音乐家，我当然很开心。可是你看我们的社会，接下来的趋势是竞争越来越强烈，新一代的人，从学校毕业出来的时候什么都没有，没有文凭，人家会看得上咩？又不像我们以前的时候，可以做学徒，

现在大学毕业的人整条街都是啊！月辉整天只会弹吉他，等下他需要文凭但是一张都拿不出来的时候怎么办？我们哪里可能养到他老？”

月辉惊讶得说不出话来，他一向来只知道他父亲很反对他玩音乐，原来背后还有这样的原因。正当他在思考他刚刚收到的讯息时，父亲突然站了起来，指着门口破骂：“你这个不肖子！你还有脸回来？你不是很厉害，自己离家出走啊？啊？你知道你让你妈妈多么担心你吗？你跟我马上滚回房间里面去，等下我有话要跟你说！”

月辉顿时醒悟，他父亲并不是在说现在的事情，而是七年前，他被父亲严厉指责后离家出走的那一次。父亲的反应，和他当年因为发现自己并没有地方可以去，最后只好回家的时候一模一样。

“原来，当年在我回来之前父亲和母亲都在说这些？”月辉觉得，这些年来，他可能对自己的父亲有着深深的误会。

“对不起，月辉这孩子，我，我每次一见到他这样我就忍不住会发火，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对他这么暴躁。”

月辉想了想，回答道：“没关系，你只是担心他而已，越在意的东西往往就越容易生气，要不然你跟他说一声对不起试试看？”

“我也想啊……可是，你也知道每次我一看到我们的孩子，我就是说不出口。反正家里每次都是你唱白脸，我唱黑脸；孩子长大后自己就会明白我的苦心。我累了，我先去睡了，晚安。”

在月辉的注视下，他父亲缓缓地从藤椅上站起来，慢慢地走向自己的房间里。月辉还无法接受，自己的父亲原来还有那么慈爱的一面。正所谓“爱之深，责之切”，有很多父母，尤其是父亲们，都不擅长对孩子们表达自己的感情，而月辉的父亲正是其中一个“傲娇”类型的父亲。

月辉泡了壶茶，独自坐在饭厅，思考自己这几年来与父亲的互动。的确如他父亲所说，他的回忆里，永远都是母亲温柔的笑容与呵护，和父亲严厉

的眼神与死板的脸孔。他觉得，自己年轻的时候实在是太冲动，太不懂事了。他母亲也有对他说过，要尝试去理解他的父亲，给他一点时间；可是当时一意认为父亲就是不愿意有个当音乐家的月辉，把这些话都当成了耳边风，甚至还认为母亲也只是勉强为自己的丈夫说说好话，没想到事实却是这样。

突然，一道悠扬的琴声打破了寂静。

“《月光曲》？这是老妈最爱的曲子！是谁在演奏，父亲？”

月辉万万想不到患有老人痴呆症的父亲还能演奏他赖以成名的小提琴。音乐，的确是可以刺激我们的大脑，也有不少的老人痴呆症患者可以成功地弹奏他们所喜爱的曲子。然而，大脑的损伤依旧存在，患者的演奏能力依旧会受到影响。

“这，难道父亲想念老妈了？他是不是终于认清事实了？可是，这琴声……怎么听着就很难过……”月辉把茶喝完，然后蹑手蹑脚地走到父亲的房间门前，聆听着他父亲的演奏。

过了一会，《月光曲》演奏完了，月辉把耳朵靠到门上，想听一听里面的动静。过了几分钟，除了偶尔的脚步声和放置东西的声响，房间里一点声音都没有。正当月辉打算离开时，他听到了来自父亲的抽泣声。他也听到父亲似乎在喃喃自语，但是因为隔着了一扇门的关系，他听不出他正在说什么。月辉顿时觉得父亲刚刚演奏地《月光曲》除了是对他母亲的思念，也是他在老人痴呆症的折磨之下的心境。他想起了前一阵子流行的音乐挑战，那就是聆听《Everywhere at the End of Time》这首长达六个小时半的音乐作品。他父亲的演奏与那首模拟痴呆症的曲子有着诡异的异曲同工之妙。

月辉突然发现，在离家的这五年之间，他已经错过了与父亲和母亲在一起的最后的时光。母亲已经逝世，父亲虽然还活着，但已经不是当年的父亲了，也许说只是他父亲的躯壳或许会更适合些。现实的残酷和心里的懊悔让他感到难以呼吸，觉得父亲的老人痴呆症是个诅咒，也是个恩赐。假如他父亲不曾患上痴呆症，他也不可能留下，也更不可能听见父亲今日

在他面前所说的这些话语。眼泪在不知不觉中覆盖了他的脸颊，让他感到如同溺水一般，心情沉重得不能自己。

第二天，月辉发现父亲正温柔的叫着自己：“醒来啦，年轻人，你为什么会在我家的地板上睡觉呢？”

听到这句话，月辉登时惊醒，原来他在父亲的房门前睡着了。

“等等，他认不出我？”月辉心里想着，瞪大了眼睛看着他的父亲。

“你是来照顾我孩子月辉的吗？他一定很调皮吧，把你累成这个样子。真不好意思啊，我太太带着孩子出去玩了，没想到你在这边睡着了。”

月辉听了父亲的回应，觉得这是一个可以更加了解他父亲的机会，于是便将错就错，说：“啊！对对，真不好意思，我竟然睡着了！你的孩子其实很乖巧啦，是我自己精神不好，睡着了，你的孩子没发生意外吧？”

父亲回答说：“没没，刚才我们回来的时候，他在沙发上睡着了呢，反而是你睡到地板上面去了。反正我也没事做，要不要跟我一起喝杯咖啡聊聊天？”

月辉冲了两杯咖啡，与父亲一起坐下来聊天。他抓住机会，时不时询问他父亲对于他自己的看法。

“你希望你的孩子以后能做什么行业？像你一样吗？”

“当然，假如他愿意当音乐家的话，我开心都来不及。”

“你对你的孩子有什么期望呢？”

“没有啦，只要他能平平安安长大，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我这个做爸爸的也就心满意足了。”

“你孩子最喜欢的乐曲是什么啊？”

“嗯？帕赫贝尔的《D大调卡农》。”

“是吗？我也是最喜欢这首曲子了，难怪每次我一播放这首歌，你孩子心情往往都会很好呢！”

月辉想着起自己的童年经历，对他父亲说道：

“先生，你会希望能跟你的孩子一起演奏乐曲吗？”月辉问道。

“想啊，可是他还这么小，以后有的是机会！”父亲答道。

“他不知道是认为我现在几岁，不过看样子及应该也是接近二十年前的时候了吧。”月辉这么想着。

“那么，不知道您愿意跟我一起演奏《卡农》吗？我想向您学习。”

父亲起初是有点惊讶，过了几秒后才说：“好啊，反正呆着也是呆着，不如一起演奏吧！”

月辉和父亲都各自去拿了自己的乐器，一起弹奏《卡农》。就这样，月辉跟他的父亲就这样谈音乐，谈了一整天。最后，月辉向父亲提出了一个问题。

“你愿意跟我弹奏我改篇的《卡农》吗？”

“你改编的？怎么个改法？”

“摇滚风。”

“哈？摇滚风？”父亲瞪大了眼珠，看着月辉。

“你试试看就知道了，让我把吉他拿出来。”

月辉拿出了自己的电子吉他，对父亲说：“你只要演奏你熟悉的《卡农》就行，剩下的就请观赏我的演出吧！”

月辉在和父亲一起演奏的过程中实现了自己小时候的梦想，同时也间接地完成了父亲的梦想，那就是一起演奏，一起谈音乐。月辉也觉得父亲今天的状况似乎改善了一些，虽然一开始时被认作外人，可是在其他方面的

举动都和正常人几乎无异。晚餐后，他们彻夜长谈，月辉向父亲说明了自己现在的生活情况；当然，他父亲并不知道，他的确是在跟自己的儿子谈天，他还认为他的孩子依旧只有十岁呢。月辉希望，这一天能如同《卡农》一样，一直重复一直重复，成为一首无论重复多少次也不会觉得单调的乐曲。

当隔天中午月辉睡醒的时候，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去找父亲。经过一天的相处，月辉开始对父亲改观了。不过，他也对于父亲的遭遇感到忧伤，假如不是因为重重的误会，或许他们就不会闹得这么难堪，他也不需要透过思想已经混沌的父亲，来修补他们的感情。也许，他这一生唯一的遗憾，就是无法向父亲道歉，和向他说“我爱你”这三个字。月辉敲了敲父亲的房门。没反应。月辉想了想，也许昨天太累了，就让他老人家多睡一会儿吧。于是他便去洗刷、准备早餐，在饭厅等待父亲下来。等了几分钟后，月辉开始觉得不对劲，即使换上老人痴呆症，生理时钟还是会保持不变的，即使父亲睡迟了也应该不会这么迟才对。眼看桌上的半熟蛋和土司都快凉了，月辉决定再去瞧一瞧父亲的情况。

月辉敲了几次门，而每一次都已就没反应。怀着不好的预感，月辉打开了他父亲的房门。他刚正要因为房门没锁而感到庆幸的时候，他看见了安详地躺在床上的父亲。

“奇怪，怎么没反应？”

他马上就联想到了可能发生的事，可是昨天的经历让他不愿意去思考那个可能性。

“爸，该起床咯。妈妈虽然不在了，但是我跟着她教我的方式，做了你最喜欢的土司和半熟蛋，还有一壶黑咖啡，我们一起吃早餐，好吗？”没反应。月辉便伸出手，要轻轻地把他父亲摇醒。但是，当他碰到他父亲的手的时候，他的心却变得和他父亲的体温一样的冷。

月辉怔怔地看着躺在床上的父亲，如同一件雕塑一样，不知道时间的流逝。种种的思绪在他脑海中闪过，他觉得老天爷太不公平了，为什么偏偏选

这个时候，为什么偏偏要安排这样的命运给他们？这是梦吗？还是一出戏？还是一个巨大的玩笑？他机械般地回到饭厅，把早已凉透的早餐给吃完。童年时最幸福的时刻，现在却充满了绝望。

月辉回到父亲的房间，在脑海里回忆着他与父亲的点点滴滴，令他感到安慰的，也就是他现在还能保持着理智的原因，就是昨天的回忆。当他跪在父亲身旁，想要把他的容貌深深地刻在自己的回忆里时，他看见了床头柜上的那一封信。信封上写着：致，月辉，我的孩子。

月辉用他颤抖着手捡起信封，拿出里面的信件：

孩子，对不起。我是一个失败的爸爸。我从来没有像别人的爸爸那样地陪着你，爱护着你，只会一味的指责你，批评你。所以，你会离家，你会恨我，并不是你的错，是爸爸的错。爸爸不会当个好爸爸，所以才把你养成这样的一个人。

孩子，爸爸以你为荣，你知道吗？我之前其实一直都很担心你无法自力更生，尤其是做音乐的这种行业，并不容易啊！所以我才希望你能读书，至少能有个保障。你到首都工作后，每一个你有参与和出版的音乐作品，我和你妈都买来收藏，连你妈妈他都笑我说，“你简直就是月辉的头号粉丝啊！”孩子啊，爸爸真心希望，假如我能亲口向你说出这些话，该有多好啊！

爸爸这段时间患上了老人痴呆症，给你和妈妈添乱了吧？爸爸真的很自责，不但没有好好地爱护你，还要依靠你回来照顾我，真的让我非常感动。孩子，你在睡觉的时候，我去看了看你，你还是跟小时候一样，睡觉的时候说梦话的习惯并没有改变。你知道吗？当我轻抚你的头时，我听见你在睡梦中对爸爸说：“爸爸，我爱你！”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让你原谅爸爸，但是爸爸非常感激，能听到你对我说“我爱你”这三个字。

我不知道，我这样头脑清明的时间还剩多少，也许，爸爸再也不会这么清醒地陪着你了。所以，我想要在来不及之前，赶快写下这封信；在我还清醒的时候，对你说，爸爸一直以来都想要对你说，但是说不出口的话。

月辉，我的孩子，爸爸爱你。

看完了信件后，月辉忍了一整天的泪水终于溃堤了。虽然老天爷并没有给他们很多时间，但是这段时间却刚好让这对父子能冰释前嫌。命运在它微妙的穿针引线之下，为这对父子的故事画上了完美的句点。屋子里一片寂静，房间里的画面仿佛被定格了，只剩下月辉的呼吸和抽泣声。他看着安详的父亲，哽咽地对他说：

“爸，我也爱你，谢谢你！”

兆焯 《红龟粿》

八月初三，是阿嬷的祭日。在疫情还没来临之际，远方的三叔会带着妻儿回乡祭祖。这次，只有我和家人在家中祭祖。祭祖的贡品除了阿嬷生前爱吃的家常菜，还有一个让我瞩目很久的，塑料盘子盛着的红龟粿。

“气死我了！为什么我怎么做都做不好！”

“Boy，你才做第几次？六次罢了就‘发烂渣’，哪里可以做好？”

“算了，我不做了。”

小时候的我最爱吃的是阿嬷亲手做的红龟粿。尤其在节日来临之际，母亲和阿嬷都会在厨房为了制作红龟粿而忙碌。母亲必须与她来到厨房会面。先不说阿嬷当年是怎样做的，但身为会吃不会做的我来说，红龟粿吃起来的感觉与市场上卖的不同。只要轻轻以一咬，馅料从软嫩的外皮渗透出来，香气瞬间在口腔散播开来，这种感觉对儿时的我来说是难以用言语去形容的美味。

眼看冬至即将来临，我不知哪来的自信、请求阿嬷“收我为徒”。这样一来，若我学会了，想吃就做，不需要劳烦阿嬷帮我做了。一开始我想得太美好了，认为制作一颗红龟粿是简单易懂的事，想不到，连续做了三颗，都是失败之作。

“阿 Boy！粉团不要拿太多！一点点就好了！”

“哦。”

“你拿这样少做么？那多一点！”

“我拿多又不行！我拿少料又跑出来！我到底要怎样！”

是的，我急了，眼看自己动手做的红龟粿越做越差，原有的耐心随着失败的作品逐渐消失。甚至回想起我在家中所做的每件事务，都觉得自己

什么都做不好。

“气死我了！，为什么我怎么做都做不好！”

“Boy，你才做第几次？六次罢了就“发烂渣”，哪里可以做好？”

“算了，我不做了。”

“你这样就不做，那你要怎样学会？”

“反正我做什么都是失败，即使做十个百个也做不好的！”

说完，我离开了厨房，留下阿嬷用一双无奈且失望的眼神看着离去的我。阿嬷默默念到：“唉！学一点点就不学了，看来这个红龟粿，传给媳妇就没了……怎么办啊……”坐在客厅生闷气的我，闭着眼睛想着刚才发生的事情，问问自己为什么说出那么无耻的话，才做了六颗就不做了。内心的怒火，随着我不断反思和自责熄灭了，甚至有了沉重的悔意，但我不知道要如何向阿嬷开口。我拖着沉重的脚步来到厨房，忧心忡忡地躲在厨房门房看着阿嬷。她一人坐在那里，眼光中透露出内心的绝望和无奈，母亲则一边包着馅料，一边安慰说道：“妈，他就是这样的 pattern 的啦！每次做不好事情就闹脾气，我看他以后很难做大事的，你就不要管他啦！”

阿嬷一句话也不说，只呆坐在桌子上想着刚才发生的事情。

母亲的这段话使我打消了向阿嬷道歉的决定，便躲进房里不出来。我躺在床上，回想阿嬷的神情和面容，心里充满沉重的内疚感，但不知道要如何是好？想着想着，便在忧虑的心情下睡着了。

第二天早晨，阿嬷正坐在桌上用石臼锤着大蒜，我羞涩地来到阿嬷面前，用湿润的手拉着椅子坐下来。

“阿嬷。”

她没回应。

“阿嬷，对不起啦！昨天是我不会想，为了一点点失败就闹脾气，让

你失望了。”

“然后？”阿嬷轻轻回应。

“我保证不会再闹脾气，肯定会把事情做好！”

“好啦，不要烦我做东西。”

“阿嬷，你会原谅我吗？”

“是啦是啦！原谅你啦！”

“那我还要再学做红龟粿可以吗？”

阿嬷放下石臼，带着质疑的眼光对着我问：“算了啦，你都没耐心做的。”

“阿嬷，求求你再教我做吧！经过上次的事情，我下次不敢了，拜托阿嬷教我吧！”

“不会再闹脾气？”

“不会！保证不会！”

“要是你在这样怎么办？”

“禁止我吃你做的红龟粿！”

“嗯，这才差不多。明早跟我到巴刹买菜。”

经过我不断地哀求，阿嬷终于肯原谅我了。我非常开心，终于重新点燃阿嬷对我的期望。希望阿嬷将以我的学习精神为荣，不再为我之前的态度感到失望。

隔天，我和阿嬷到巴刹买菜，这是日常的一天，巴刹的人如往常一样来来往往，叫卖的、聊八卦的、讨价还价的，都是普通的场景，没什么特别的。但这个场景却是让我留下难以忘怀且深刻的一幕，怎么说呢？今天的巴刹发生了什么事？

“阿嬷！你做什么？”

“快……，快打电话……”

“你们全部在看什么？！快来救人啊！”

是的，阿嬷在回家的路上急促地呼吸，呼吸声越来越强，一只手抚在胸口上，她跌坐在地上不停地喘大气，手上提着的菜篮也散落一地。我慌了，不知道阿嬷为什么会突然倒地，顿时想起凌晨上厕所的时候，阿嬷打开厨房的抽屉，看似慌慌张张地将瓶中的药丸倒在手上，一颗、两颗、三颗、全部吞下去。而且她吃药的时候，不断发出低沉且清楚的呼吸声，睡眼惺忪的我感到担心，但觉得她应该会没事，因为儿时的我不知道她得了什么病啊。

“张先生，根据调查报告，您母亲的心脏衰竭已到了末期，您……”

“医生！你能不能救救我母亲！虽然是末期了，但看在母亲信赖你的份上救救她吧！我求你！”

“先生请冷静，我知道沈夫人在我的长期治疗下取得信任，但对于这次的病情……唉！那好吧，我就尽全力帮助夫人吧，但我无法保证这次的治疗结果如何，若……”

“那就拜托医生了，若你救了我母亲，我会不惜一切代价报答您。”

“欸！先生别这么说……”

母亲坐在病房外的长椅上一言不发，我坐在母亲一旁看着正与医生求助的父亲，对于早上发生的事情，我至今耿耿于怀。我默默地问身边的母亲：“妈，阿嬷现在怎样？”“没事的，什么都不要想，一切都会没事的？”她带着哽咽的语气回答我。

“老婆，医生答应会尝试救回母亲，只要留院观察几天就好，没事的，没事的。”他边说着，边将母亲搂在怀里。

医生尽力了，父母认了这个事实，在病房，阿嬷用她干枯的手紧紧抚摸母亲的手说：“芳啊，记得……，教我的孙……好好做红龟粿，只要他做好，我在天上……可以安心了。”，“Boy，记得听妈咪的话……，不要让妈咪

替你心痛……知道吗？”我强忍着泪水，用力点头，甚至用手掌盖住眼睛，控制即将崩溃的情绪。阿嬷那温柔的手，抚摸着我的脸颊，那干枯的手掌传来的温暖，这个温暖是我很少体会和感受的，也是我最珍惜的。

阿嬷最后和阿公在一起生活了，教我做红龟粿的是我的母亲。虽然阿嬷的离世是我一辈子最大的遗憾，但母亲将阿嬷的手艺传授给我，可说是阿嬷最大的愿望了，毕竟阿嬷已经知道自己活不了多久。对此，母亲教我的红龟粿，我怎能不珍惜呢？接下来的几年，只要到了阿嬷的祭日，供桌上的红龟粿都是由我亲手制作的，希望在天上的阿嬷和阿公，甚至历代的张家祖先都能一起品尝这份家传的糕点。

到了晚上，我在睡梦中听见熟悉的声音，似乎在叫我。

“Boy 啊，Boy！”

我睡眠惺忪地睁开眼睛，但被眼前看到的脸孔吓醒：“啊！你……你是阿嬷？”

“老欸！你看，媳妇果然没有辜负我的期望，这次阿 Boy 做的红龟粿真的进步了啦。”她打趣地和阿公说。

“Boy 啊，自从妈咪教你做红龟粿，你有学到什么东西？”

“嗯，是我小时候不懂事才让你伤心，但看见阿嬷满意我做的红龟粿，我真的非常感谢你”

“Boy 啊！阿嬷问你学到什么啊？”阿公瞬间提醒了我。

“是的，有些事情看起来容易，但做的时候却很吃力，甚至不想做，但只要一直做下去，不停去尝试，最后能取得成功。”

“唉！很庆幸我们有个好眼光，看中你的媳妇，教会我们的乖孙，看来乖孙真的长大了，我们也可以在天庭安心生活了。”

“喂！哎呀，忘记了！我赶快过去。”

“老欸！六婆找我打麻将了，快点过去！”

“唉哟！你真是的，你死了还是忘东忘西的！”

“Boy，记得照顾爸爸和妈咪知道吗？张家的将来就交给你了啊！”

“阿嬷放心！我不会辜负阿嬷的期望的！”

早上的太阳如往常一样照进房间，也照亮我的双眼，我揉一揉我的眼睛，看着早上的太阳说：“你好，早晨。”

鲁迅说过：“有些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些人死了他还活着”，阿嬷虽然离开有十五年之久了，很遗憾没能让她尝到我亲手做的红龟粿，但阿嬷的味道还是停留在张家，不知这个味道能传承多少代，至少我圆了阿嬷的心愿。至于昨晚的梦是真的，还是假的，但我不在乎，为什么？因为从我的感觉得知，阿嬷终于可以安心了。

命运的背叛 《死神》

嘈杂的病房、有条不紊的医护人员、呼吸渐渐薄弱的小病患，一切的一切都如往常般发生。角落里却站着与这场景格格不入的身影，那人身上穿了黑色斗篷，身后还背着把镰刀。

明明是这么惊悚的一面，但却没人注意，都各自做着自己的工作。

“病人进入休克状态，需要立刻进行急救。”

几位穿着医用防护服的医护人员冷静有序地展开急救措施。

而角落里的身影冷眼旁观这些人的举动，心里毫无波澜，甚至很想笑。

“滴——”心电监护仪发出了尖锐而绝望的声响，像是暗示了什么。医护人员停下了手上的动作，默默闭上了眼睛。其中一位与病床上的小患者关系亲密的女性医护人员忍不住低头哭泣。

那身影稍微动了动，从口袋里掏出黑色本子，在书上涂涂写写的，口中还念念有词：“这已经是第 12260 件案例了，到底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啊。”

合上本子，穿过了医护人员走到病床旁边，隔着被子说：“小朋友，你的时间已经结束，是时候离开了。”

等了一会儿，没动静。她疑惑地伸出手感知，发现小患者的灵魂竟不在此处，下意识骂了句不雅的话语：“灵魂不在这里，难道是被其他的死神给带走了吗？不对，这附近都是我在负责的，怎么可能会发生这种事呢？难道是灵魂出窍，迷路回不来了？”

“啧，真是麻烦的小孩。”死神不满地抱怨，但身体还是很诚实地去寻找小孩的灵魂。

她逛了整栋医院，看见了许多天人永隔的场景，也看见医护人员因承受不住压力躲在角落里抱头痛哭，然后再强打起精神的画面，但这些都不

是她所关心的。

“这小孩子怎么这么能躲？”死神皱了皱眉头，正想要回到阴间询问时，眼角正好瞄到了刚才在加护病房的女医护人员正在整理小孩的物品。她想了想，趁他人不注意拿走了其中一样小物品。

死神拿到面前仔细地观察，是个碧绿色的玉环项链，淡淡地开口：“带我去找你的主人。”

玉环轻微动了动，似乎是在搜索什么。过一阵子，飘在了空中，直向某个方向飞去。死神见状就在后面跟着走。

来到一间破烂的公寓，死神环绕着四周，掉落的油漆、地上散落的垃圾、隐隐约约的香烟味，都显示了这地方的脏乱。

死神跟着玉环来到了其中一扇门，穿透了门看见自己所要找的目标正坐在沙发上对着一名妇女说话。但那名妇女没回应，只是呆呆地看着手中的相框。

“妈妈，我在医院很好哦，哥哥姐姐都很照顾我。虽然有时会很难受，但我没有哭哦。”

小孩自顾自地对妈妈说话，说到了某个兴奋的点还会开心地指手画脚。

见状，死神交叉着手臂靠在墙上，安静地听小孩对妈妈的童言童语，想起了生前自己与妈妈的对话也像这幅场景，不禁露出了淡淡的笑容。

原来她一直都记得，只是将这回忆藏在了心里而已。

已经麻木的心再次地跳动，手捂着胸口，感觉有些温暖。

虽然她不想打断这幅画面，但时间已所剩不多，不能再等了，只好开口出声：“小朋友。”

小孩转过头，看见是死神后开心地举起双手打招呼：“姐姐你来了啊。”

死神一脸疑惑，反问：“你认识我？”

小孩开心地点点头，“嗯嗯，我在病房里见过你几次，是每次都站在角落里的姐姐。虽然有时想跟你说说话，但因为治疗太累了所以只能作罢。”说完，还露出大大的笑容。

死神摸了摸下巴，蹲下身与小孩平视，“那你应该知道我的身份吧？”

“知道的，你是我小时候看过的动画片里饰演的死神，是要来带我走的吧！”

……真是个通透的孩子。

听着小孩坦率的话语，死神竟无言以对。

“那你准备好跟我走了吗？”

小孩回头看着一脸悲伤的妈妈，再对着死神说：“能再等等吗？我还有很多话还没跟妈妈说。”

虽然很想说时间已经到了，继续停留在人间也没意义，但刚才的画面让她心软了，叹了口气，无奈地说：“五分钟，五分钟后你就得跟我走。”说完，便走到了一旁，留给母子俩人一些空间。

小孩开心地蹦蹦跳，蹲在妈妈身边继续说着没说完的话。

过一阵子，死神看见小孩抱了抱他妈妈，然后走到了她面前。死神俯下身询问：“现在可以走了吧？”

小孩点了点头，拉着她伸出来的手，回头对妈妈说：“妈妈，我走了。”说完，便和死神一起走出了公门。

这时，谁都没发现那妇女转过头看着刚才他们所站的位子。

“姐姐，姐姐！”小孩摇了摇被死神牵着的手。

“怎么了？”

“我们现在要去什么地方啊？”

“人死后该去的地方。”

小孩听了似懂非懂地点点头，“那里有好玩的地方吗？能认识很多的朋友吗？”

“……”

“姐姐姐姐。”

死神很无奈，“又怎么了？”

“你说这疫情会结束吗？”小孩停下脚步，抬头望着蔚蓝的天空，“我和妈妈好久不曾在这样美丽的天空下自由地散步了。”

死神停顿了下，看了看周围的人们，只见有几位志工正在派送着蔬菜给那些有难的人们，心里感慨了几句，忽然她看见了有位个子不高、头发花白，大约六十多岁的老婆婆也在那帮忙，虽戴着口罩但那双笑咪咪的眼睛，让人觉得是位和蔼可亲的老人。

她愣了下，随即露出淡淡的笑容，眼角悄悄留下了几滴泪。

死神收回视线，回答了小孩的问题。

“会有那一天的。”

虽然偶尔还是会有固执的人，但醒悟的人渐渐增多，也越来越多人知道了这疫情的严重性。只要人们团结一致，相信很快就会有重现光明的一天，她是这么相信着。

小孩听了，开心地笑了笑，走路都一蹦一跳的。

死神见这孩子活泼的模样，忍不住弯了弯嘴角。

“啊，姐姐，你笑了！”

闻言，死神立马恢复了面无表情的脸孔。

“姐姐笑一笑嘛，明明笑起来的样子很好看。”

“……”

“姐姐，你今年几岁啊？”

“……女生的年龄是秘密。”

“姐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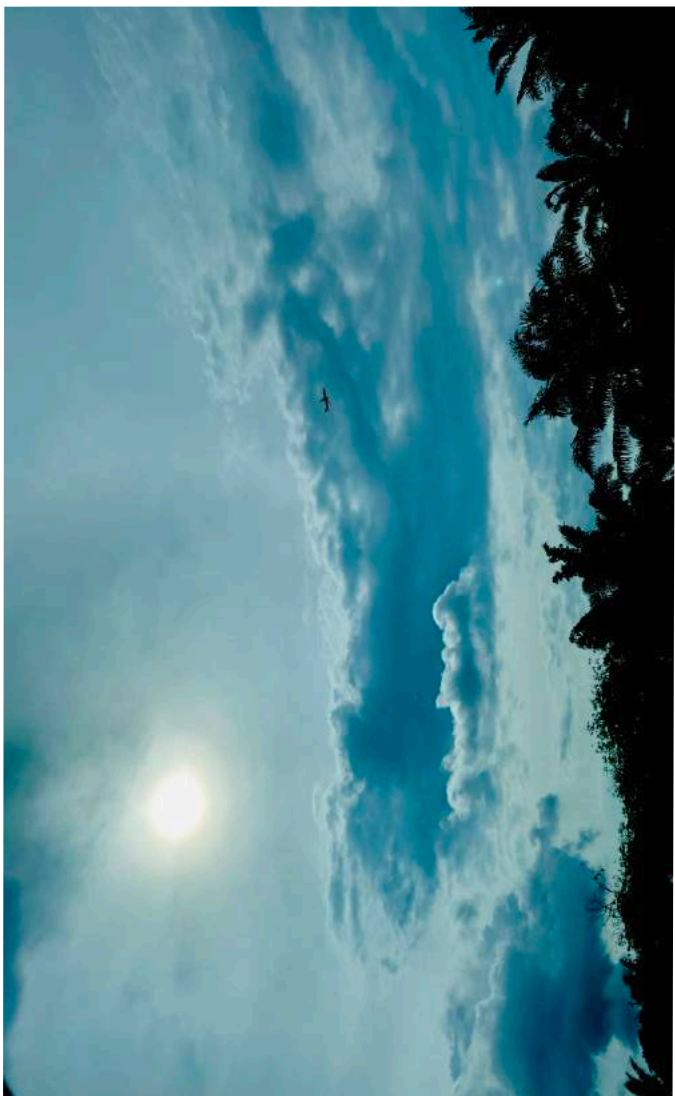
这小孩好吵啊，但……感觉还不错。

一路上，他们边打闹着边走着，忽然化作了一道光芒，消失在了原地。

这时，一朵朵的蒲公英随着风自由自在的飞舞着，似乎想将希望带到远方。

起风了。





《曙光》 / 刘霁



《雨水》 / 命运的背叛

下雨了，街上人们匆匆忙忙地寻找遮蔽物躲雨，只有站在电线杆上的两只小鸟悠闲地抬头望着天空，仿佛无所畏惧，似乎不知道地上人类的恐慌。



《孤街单道》 / 兆焯



《风景》 / 陈颖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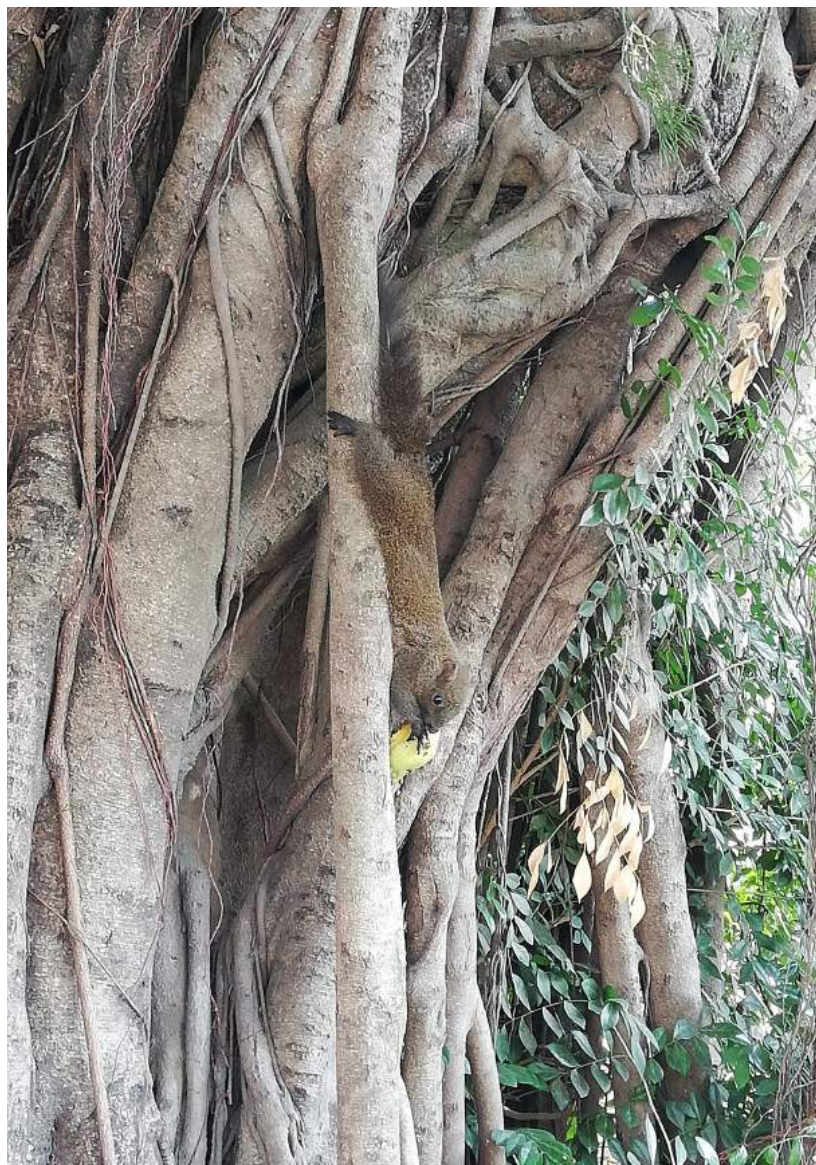
可欣赏不同的风景。
疫情前平平无奇的风景；疫情后却宛如仙境。



《水天相接》/ 日尧化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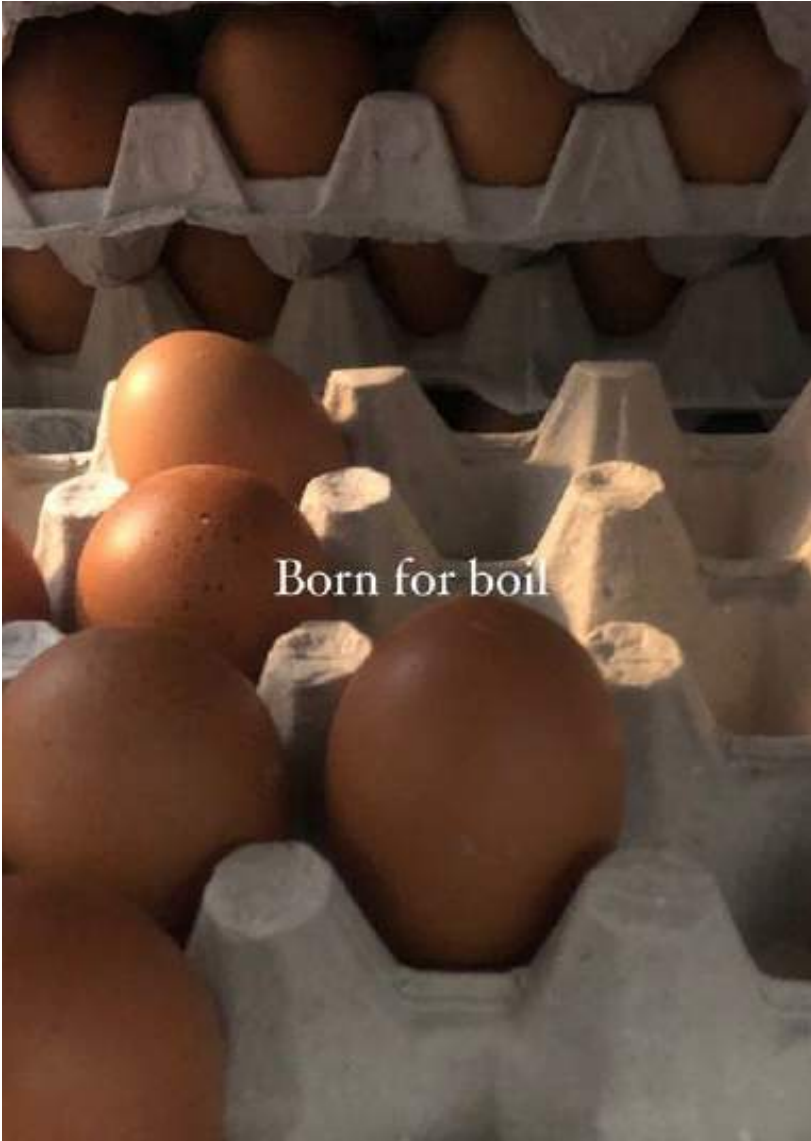
《思考熊生》 / 日尧化十



《倒挂金钩》 / 日尧化十



《绿灯亮起没人会停下》/ 权



《不管是鸡还是蛋他们都注定被食用》 / 权

讲师杨捷摄影作品

曾经，我们生活在一个自由如山野、农庄的野孩子一般的世界。我们可以随时去爬山，下海，在古老的咖啡馆品茶聊天，在稻花飘香的田埂上追逐奔跑。槟城，这个古老而又充满生机的小岛像家一样让我们自由自在，安心地享受着大自然一切最美的馈赠。差不多每个周末乔治市都会有文娱活动。或是各种名目的国际马拉松，或是洋溢家庭氛围的星之漫步比赛，又或是充满浓郁文化气息的艺术节，更不用说那些热闹、繁华的文化集市了……。生活在槟城，让每一个人的内心都充满了绿色的健康与童趣。

然而，一场旷世持久的疫情却让时钟停止了脚步。槟城那些繁华且生动美好的瞬间在我们失去的时候也更加让人怀念。槟城因为行动管制变得格外孤单，人们曾经几十年的生活日常、风俗习惯就在触手可及的窗外，却忽然之间变得遥不可及。这看似近在咫尺，却又远在天边的感觉何时才会结束？

这组照片是我特意在众多镜头中挑选出的作品。里面有槟城美丽的风光，也有韩江前些年同学们亲密无间的生活片段。看似那么容易的亲密无间，如今却是那般难以企及。如同此次泼墨的主题，让我们在怀念那触手却不可及的美好与难忘的同时，懂得学会珍惜。



《飞云之下的 Mackinac 大桥》/ 杨捷



《岁月飘过的咖啡香》 / 杨捷



《红灯古韵》 / 杨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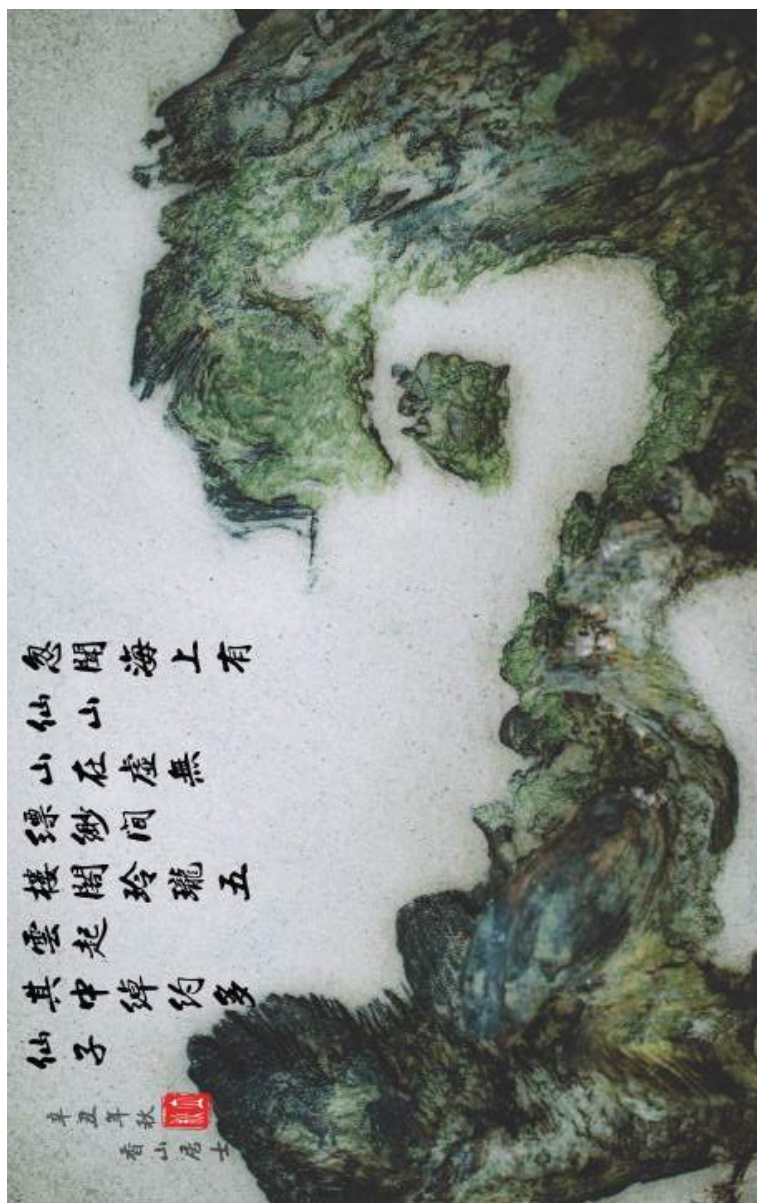
《小城故事》 / 杨捷



《相间的味道》 / 杨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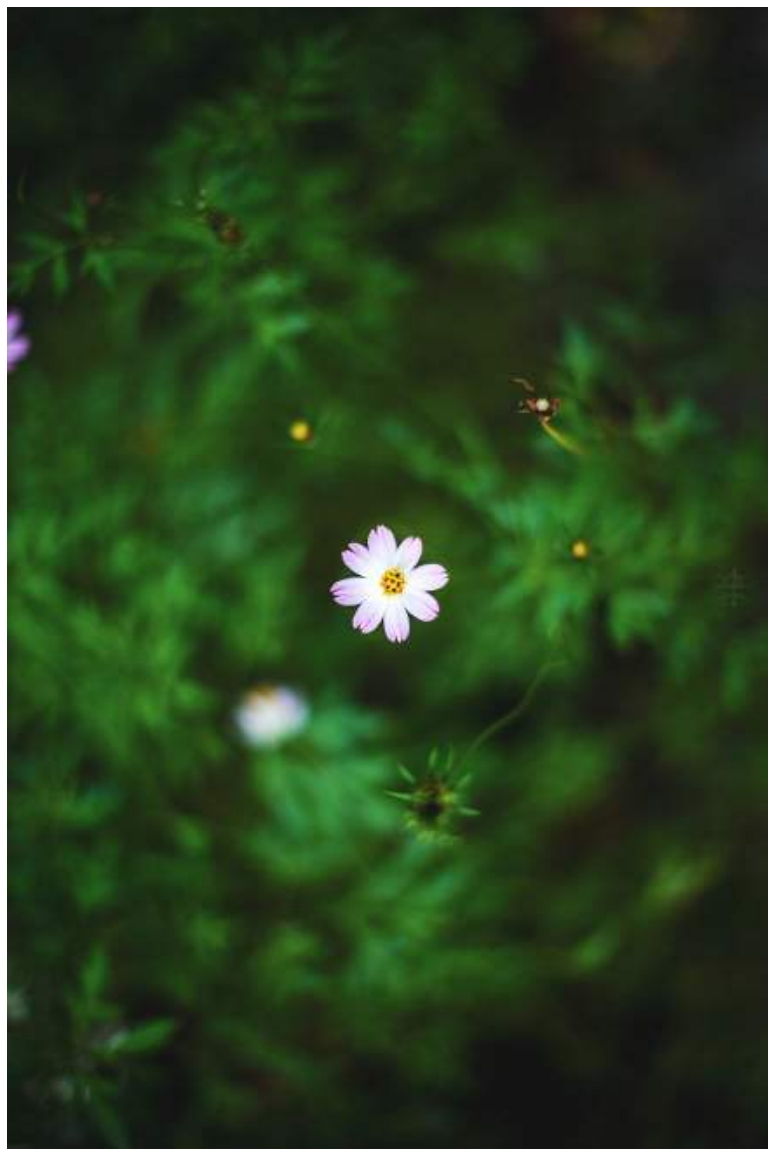
《旧貌新颜》 / 杨捷



《山水间》 / 杨捷



《素莲》/ 杨捷



《一花一世界》 / 杨捷



《韩江校园课后的悠闲时光》 / 杨捷



《韩大学生好朋友课间游戏》 / 杨捷



《旧貌新颜》 / 杨捷



《韩大金帆奖--蒙面主题的经验一瞥》/ 杨捷



《毕业的理想》 / 杨捷



《校园的笑容，世界的风采》 / 杨捷

编后语 / 主编 蔡俊杰

所谓皇天不负苦心人，第十七届《泼墨·近而远之》终于顺利出版了！在新冠疫情的笼罩下，虽然我们无法回到院校进行讨论和筹备，但依旧阻止不了出版的决心。为此我们全年透过社交平台，延续了出版《泼墨》的传统！

“近而远之”一词看似普通，但其中的“近”和“远”表达出人们因疫情的影响而在感情上和生活上产生距离。“远”虽然造成人们难以接触和相聚的遗憾，并陷入自由受限的沉重枷锁；“近”却象征通讯科技和社交媒体的便利，让无法相见的人们提供良好条件，弥补疫情下的种种遗憾。这一正一反的字，足以证明人们是不会因疫情的阻挠，而轻易放弃与社会和亲友之间的联系，大家一起肩并肩等待疫情烟消云散那天的到来。

本届《泼墨》的投稿人数虽然没有以往热烈，但对泼墨支持和热爱依旧大有人在。有你们的投稿，泼墨才得以顺利出版，故此成就有属于你们的功劳，是值得鼓励的。在筛选投稿作品的过程中，筹委们付出极大的努力，毕竟这些都是投稿者们牺牲时间和心血换来的成果，不得不重视。每一字句中，让我们看见疫情下的人间故事，让喜怒哀乐的人生在阴暗的社会显得多姿多彩。有你们的分享，才得以启发我们，并且让泼墨的内容更丰富多彩。

《泼墨》从改选编委开始，一直到拟定主题、海报与封面设计、宣传、筛选、排版、校正、到正式出版的那一刻，都牺牲不少筹委们的时间和精力去完成。为此，我非常感谢筹委们的付出，即使忙于繁多的课业，他们依然愿意与我共同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与此同时，我谨代表全体委员向老师和学长姐们说一声谢谢你们！他们如同齿轮中的润滑油，在运作的过程中给与极大的动力，让这项工程顺利运行；他们如同黑夜里的一颗星，在夜色中照亮在旅途中迷路的我们，有了他们的帮助，我们才得以走向胜利。

我其实是一位在文学创作上不怎么出彩的学生。当我得知成为《泼墨》

的主编时，心里除了惊讶，还涌现出未知的迷茫。完全没有经验的我顿时陷入忧虑，过程怎样进行、文章写得好不好、有多少人投稿等等问题使我难以平静。不过着眼于《泼墨》历年来的出版有成，相信今年的也不例外，所谓“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借鉴历年委员们过去的经历，即使面临再多的困难，也无法阻止我们解决眼前的问题。即使新常态影响了工作进程，那又怎样？我依旧透过网络便利进行这项任务。虽然曾因为投稿人数的不理想而灰心，但老师和学姐的鼓励与支持让我重新振作，继续完成这场旅程。随着投稿人数的逐渐增加，我心中的希望也悄悄点燃。有了这次出版《泼墨》的经验，对我自己包括整个团队而言，都是无价的，终生受用的，相信对我自己，甚至这个团队而言是个无价的终身之宝。

我们的“云刊物” / 顾问老师 陈妤佳

韩大中华研究院 2021 年第 17 期的《泼墨》是一部名副其实的“云刊物”。从 2020 年开始，《泼墨》已转型为电子刊物。而 2021 年，从编委的改选阶段到刊物的整个制作过程，编委们都是通过无数次的“云会议”，完成了所有的任务。因而，这一期的《泼墨》，可以说都是在“云端”上操作完成的。

2020 年，由于一种未知的病毒导致整个世界陷入了混乱之中。确诊人数上升、死亡人数上升，疫情的到来让大家感到前所未有的恐慌。为了防疫，世界更因此按下了“暂停键”，各大城市纷纷开始了“封城”。热闹喧嚣的街头，人头耸动的场景都销声匿迹。生活出现了“新常态”，保持“社交距离”就是其中之一。第 17 期泼墨的主题“近而远之”，就是从“社交距离”中得到灵感。疫情之下为了各自的安全，大家都必须维持 1.5 公尺左右的“社交距离”。日常生活中出入不同的地方都必须遵守着“标准作业程序”，生活上有很大的改变。我们不能跨州跨县，不能聚会聚餐，不能握手拥抱，亲朋好友只能靠着小小的屏幕保持联系。

开始设计封面的时候，有橙黄色和蓝黑色两种基调，代表着白天和黑暗，最后编委们选择了橙黄色。他们都认为在这非常时期，希望这明亮的颜色可以给大家带来心灵上的温暖。从《泼墨》的封面上，我们可以看到这期的主题“近而远之”是写在一片“芯片”上，连接着“电路”，代表着现今科技的发达。即使亲人们不能相见，也可以通过手机等通讯工具联系。而封面和封底是形成一棵心形的“电路树”，代表着不管距离多遥远，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会因距离而改变。虽然不能向往常回家跟家人团聚，只能通过没有温度的屏幕联系。即使远在天边，也可以近在咫尺，彼此之间的心灵却因此靠得更近。

从 2021 年一月中旬开始，编委们从讨论主题、封面设计的思路到征稿、

选稿、审稿、排版、校对等等工作，都在“云会议”中进行。大家从不熟悉业务，到后来慢慢地进入状况，间中也出现了一些技术上的小问题，不过这些都得以一一解决。感谢编委们排除万难，完成了这一期的《泼墨》。期待大家走下“云端”的那天，我们能以“实体”的方式见面。